

# 光陰、 印象

moments,impressions

臺中教育大學  
校園生命故事書寫



編著

楊裕賀  
江右瑜

卷一 離合悲歡

1 繁星閃爍的夜晚／莊詠鈞

2 我的生命故事——不一樣的再見／簡彥臻

3 泥沼／潘雨凡

4 緩步前行／賴詩媛

## 卷二 情繫親人

1 當母親的另一種幸福——寫給我永遠的孩子Vicky／彭雅玲師長

2 二日／柳寓揚

3 月之夢／張庭瑜

4 成長的印記之美食記憶／黃靖彤

5 阿祖回憶裡的石板屋／楊璐珈

## 卷三 尋繹青春

1 憶當年「擲筊」上中師／陳庚金校友

2 遇見——卻也告別十八歲的自己／黃冠霖

3 一公尺的距離／蕭宇綯

4 缺件魔方／劉信妍

## 卷四 探問自我

1 小被子／林詠琦

2 技擇是一種祝福／吳佳宸

3 陽光過敏／劉巧文

4 生命故事——火、風和土／蘇貞瑜

123 117 111 105



卷一  
離合悲歡



莊詠鈞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5 級

也許那晚的星河已在我的生命中切出一條易氾濫的河谷。有時甚至在不知名的夜裡，沒來由地被那種尷尬至極的情感窒息著，那些夜晚於是成為——繁星閃爍的夜晚。

## 繁星閃爍的夜晚

睡眼惺忪，眼前像矇著薄霧。她們焦急著，而我只是呆坐。

像是一瞬間，等回過神來已經在台北榮總病房外。少了日光燈的長廊，窗外灑下偏冷的月光。我依然像個木偶，但我看見二姐痛哭著，大姐在她身邊來回踱步，三姐與我同坐在窗邊的長椅。媽媽只是背對著我們，完美的，誰也看不見的背對。

「不要怕，一切都會沒事的。」我聽見三姐說，而我只是凝視著窗外，滿月。「我們折了一千顆紙星星，會沒事的。」昨夜接到消息時，熬著燥熱的夜，那一千顆紙星星閃耀在我的眼裡。下午時候將裝著繁星的玻璃瓶放在病床旁，輝映我們不約而同的祈願。

然後，不約而同地失去它。

病房門砰的一聲，所有人的心跳被偷走一下。醫師和媽媽說了甚麼，然後我們進入病房，他們說，這是最後一面。

我抬起頭，我看見他覆在臉上的器材已盡數拔除，下午時看不清的面容如今清晰得令人絕望，消瘦的面頰險些對不上記憶中的臉。所有人都在哭著，沒有人教導我如何做，於是我也學樣地，也在床邊留下幾滴淚。

而我還記得要拿走裝滿星星的玻璃瓶，它們依然閃爍著。所有人，或至少曾經是，接著上了一台黑色的車，像竊賊一般，在太陽未出的時刻逃離台北。

眼簾一降一升，車還在公路上，窗外漸有些簾子擋不住的光竄入車廂，整個車廂被一種奇異的藍光包圍，他偶然間從黑色被單中露出的手，藍藍的，我看向自己的手，也

藍藍的，彷彿也同他經歷一次。

車門開了，我看見高雄殯儀館在晨曦中被照亮，明暗分界清晰，入口處正好被一束穿透雲層的光照亮，那是一種詭異而又神聖得不得不向著光的指引的時刻，為了擺脫身後的黑，還有一些牽絆。

屬於他的空間早就準備好了，兩枚硬幣代替他說話。吃飽了嗎？休息得還好嗎？會不會不舒服？他在三種結果間輕鬆回答，而我們真正想問的，卻只在回家後才問著自己。你愛著我們嗎？或是你愛著她？浴室内傳來，自以為被淋浴聲響掩蓋的哭聲，我愣瞪著天花板，想像著，我們都想要的解答，它在那晚的滿月照耀之下，消融，然後被埋沒；在太遙遠的台北，在太繁華的台北，在那充滿著誘惑的，屬於遊子的台北。

紙蓮花堆疊成塔好似將要碰觸到天際。我們圍繞在躺著他的木箱邊，以那麼罕有的角度凝視著他，他的妝容幾近完美，比他在病床上的樣子更像他。他穿著一套西裝，看

起來和家裡那幅被撤下的婚照裡的他很像，媽媽笑著問我們：「爸爸穿西裝很帥吧？」我和姐姐同時以肯定著真理一般的態度應了一聲：「嗯！」。蓋棺前，我和三個姐姐把四顆紙星星遺落在裡面，好像我們被他遺落在家，接著又被他遺落在這偌大的世界，好像他遺落在我們之間的問題，他和她遺落下來的未解而又未知的問題。接下來的儀式上，我們沒有哭，只是靜靜的看著他的相片，靜靜的看著壇上擺滿的鮮花被夏日罕有的涼風吹動，靜靜的，等待一切。

他被燒成方便收拾的樣子，我們撿起他遺失在外的部分，蓋上，然後我們帶著寫上他姓名的木板，回家，他好久沒回的家。那天夜裡，我躺在流沙一般的床鋪上，感覺棉被要把我沉下去，無力掙脫。我想著，一切都結束了，不用再每日早起折花，不用燒金紙，所有人不用再為了甚麼祭儀奔波，一切都結束了——再也無法築起堤防，淚水肆意的以富有生命力的流動，反射著窗外路燈幽寒的白光；在漆黑的夜裡，星河無聲的在我雙頰閃爍，早已力竭的我溺在星河的微光之中，只能以連續不斷，努力的尋找著氧氣的聲響，回應自己還在跳動著的心。

頭七前一天，我和姐姐們把我們重視的回憶擺放在桌上，我所放上去的，最近期的一隻小熊娃娃，甚至在一個月前才剛被買下。之後由我執筆，在姐姐的注視之下，一張A4大小的白紙，被用力地寫下最後的留言。

那晚過後的那個早晨，我們看見原本被各種物品壓在底下的白紙像是被抽出過一樣，剛好露出了那兩個歪歪斜斜的，刻印在紙張之上的「再見」。

在他走後的那段時光裡，除了在那屬於星河的夜裡，我是幾乎沒有流淚的，大概我十一歲的大腦根本還來不及處理上一個因他而生的離婚風波，卻在還沒畫下句號之前，就在剎那間停下了，那是極詭異的休止；無法見證終局，無法因終局而怨恨，無法因怨恨而讓自己過得好受些，那是如掉傘天一般的，尷尬至無法描述的情感，無窮無盡的延續。我至今還記得，二姐哭紅著眼，問我，你怎麼都不會哭，我低著頭，像是犯了彌天大罪的罪人。

也許那晚的星河已在我的生命中切出一條易氾濫的河谷，我在親情題材的創作面前總是落淚；有時甚至在不知名的夜裡，沒來由地被那種尷尬至極的情感窒息著，那些夜晚於是成為——繁星閃爍的夜晚。





## 簡彥臻

台灣語文學系 115 級

回想那場喪儀的點點滴滴，還是會有不切實際的感覺，在短短十幾天內的情緒轉折，還有傳統儀式的進行，彷彿經歷了一段魔幻旅程。

# 我的生命故事——不一樣的再見

十一年前的冬天，我接到比寒風更為刺骨的消息——舅媽罹患乳癌。歷經兩年的化療折磨，舅媽與我們的身心都受到無比的煎熬折騰。九年前的冬天，舅媽終於脫離癌症帶來的身苦體痛。

然而正當我以為一切都將告一段落時，籌辦舅媽的後事又讓我對生命有了更深層的體悟。

按照傳統習俗，老一輩大多有死者需要在家中斷氣的觀念，他們認為如此一來，死者的靈魂才得以回到家中，並且參與後續儀式。所以舅媽理所當然的也回到老家來，走完人生的最後一哩路。我不擅長告別，也畏懼死亡，當家人到醫院乘坐救護車陪舅媽回老家時，我選擇在家裡等待。現在想起來，或許害怕死亡只是我的藉口，我只是天真的以為這樣就能拖延一些時間，假裝我沒有失去哪位親愛的家人。

救護車的鳴笛聲從遠方傳來，「嗡一嗡一嗡一……」刺耳地聲響越來越靠近，我的

心也越來越起伏不安。過沒多久，我瞥見巷口轉進一台救護車，它駛進巷子，停在家門口，刺耳的聲音也瞬間戛然而止，只留下「答、答、答、答」沉重的背景音，我不確定那是太過安靜，而凸顯了客廳的時鐘轉動聲，或是我左心房正在因接下來的離別而砰砰跳動著，抑或是舅媽生命倒數的計時聲。

救護人員將舅媽移至客廳靈堂，並轉身通知我們可以進去看她最後一眼，儘管所有的事情不斷在眼前發生著，我仍像麻木了知覺，搞不清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向後退一步，示意我沒有打算見證一個生命的消逝，轉身走到靈堂布簾外，聽著救護人員專業的宣讀死亡時間，彷彿結束一個生命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例行公事，冷冷的聲音不僅宣告了舅媽的死亡，也讓我從不願接受事實的迷幻中清醒。

傍晚，殯葬業者來到家中與我們討論後續儀式事宜。許多傳統儀式及法會如排山倒海而來，悲傷的情緒似乎在長輩中沒有存在太久，大家都有各自負責的事情需要準備，外公聯絡了認識的法師來進行一整套的道教喪儀，外婆則是請了在佛寺認識的師兄師姐來幫舅媽唸藥師經，說是舅媽生前飽受病痛，現在需要透過藥師經來將她醫治完全，有更健康的靈魂到西方極樂世界。而剩下的人則負責折紙蓮花、輪流顧靈堂。隔天一早，

法師抵達家中，發給每位家屬喪服，並開始進行儀式，一但聽到法師喊誰的名字，則要馬上披上麻衣衝到靈堂前，而這一跪，可能就是一個小時起跳。我的頭上戴著孝帽，跪在靈堂前聽著我不熟悉的咒語，看著三、四位法師在前面來回穿梭，而我只能從那些縫隙看著舅媽的遺照，想起一些回憶來消磨等待儀式的結束。

舅媽的遺照該選哪張，在起初也困擾我們很久，畢竟舅媽十分注重形象，我們也希望在最後一哩路，能讓她漂漂亮亮的離開。「我覺得還是用她身份證上的照片好了」舅舅考慮了一陣子後，打破沉默提出意見。「會拿來當證件照，想必她是真的滿意這張照片吧！」我們聚在一起看著大頭照上舅媽笑得自信又大方的微笑，確定採用舅舅的想法，也相信舅媽一定也會滿意。

早上的法事一場接續一場，傳統道教喪儀講求時辰的重要性，所以往往每天至少跪在靈堂好幾個小時以上。而夜晚的靈堂更是熱鬧，外婆的師姐團前來念經，每位家屬手拿一本厚重的經文，像打開手風琴般隨著木魚的敲打聲，一頁唸過一頁，一夜又過一夜。而靈堂對面的空地則給法師延續儀式作業，並請來老家的三太子爺坐鎮。「為什麼要請神明來盯場啊？」我好奇的問外公。「請伊來顧才袂予妖魔鬼怪來亂！」於是我家

就成了一個小型的宗教場所，道教儀式的唱曲聲和佛教超渡的念佛聲充斥整個巷弄。

隨著儀式的進行，我好像也在忙碌中漸漸忘了悲傷，每天早晨，總有舅媽的朋友或是親戚前來捻香，大夥兒坐在靈堂前聊著記憶中舅媽的身影，起初，常常有人聊著聊著，不捨的眼淚便奪眶而出，但最後卻彷彿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般，與我的家人話家常。正當我以為自己也慢慢釋懷後，卻被某夜前來靈堂表演的孝女白琴狠狠拉回現實。「喔！媽媽。妳就可憐著囡兒，逐工為妳來流珠淚。喔！媽媽。開喙叫妳抑無應。媽媽喔！有時就夢著妳。」，聲音哀戚如冬夜遭冷風刺骨般，旁人聽了刺耳，但跟著隊伍後行走的我，卻再也沒有心思去思考，思緒因為歌詞而混亂。我不停在心中質問上天，若世上真有神明，為什麼不在舅媽病危時多加幫忙，反而等到回天乏術後才到喪禮現場來坐鎮守護呢？又不停無聲的吶喊，為什麼舅媽正在家庭事業兩得意時就突然被病魔找上身呢？兩個年幼的表弟失去母愛的照護，將來又該如何是好？我邊隨著孝女白琴行走，邊在心中拋出累積許久的埋怨，情緒終於衝破臨界點，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任憑眼淚在眼眶打轉、滴落，即使身處寒冬，仍無法將我臉上的淚痕吹乾。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家人們到後期也開始輪流上班，守靈的人則負責折蓮花與紙

錢，到了告別式當天，家門口已累積許多要給舅媽當「所費」的銀紙，後來我才了解，大人們在平日裡的雲淡風輕、釋懷離別，其實都是把對舅媽的愛與情感，對折再對折，悄悄的收進紙蓮花與銀錢當中。告別式當天，靈堂來了很多舅媽的親朋好友，我們總說是舅媽「Gāu做人」才會在最後一刻，仍有許多人為她送行。

告別式結束當晚，法師臨時增加一項儀式叫做「走馬」，簡單來說，就是家屬和法師一起上演「老鷹捉小雞」的戲碼。「啥人欲出來做第一個？」「我媽！我媽！」我和表弟將媽媽推到台前，接著跟在媽媽後面形成一長排隊伍，法師則騎在道具木馬上，一聲令下，便在後方追趕著我們，我們繞著靈堂前的空地跑，由於媽媽不善體能，跑得速度當然不如熟悉規則的法師，我們幾度差點被追上！我和表弟也被逼得偏離隊伍，開始四處逃竄，台下的親朋好友被我們笨拙的模樣逗笑。最後，法師從木馬的底部打開神秘機關！開始朝台下撒糖餅和零錢，說是舅媽留下來的手尾錢，象徵她對後輩的愛護，有保平安的作用。而喪儀也在那晚，圓滿落幕了。突然間，在空地盯場的太子爺神轎有了動靜，轎班人員喚了外公過去，說是有事情要交代。「太子爺欲交代的代誌恰喪儀敢有關係？」神轎前後晃動表示肯定，並透過轎子在神桌上寫字由桌頭翻譯，最後桌頭告訴

我們，是舅媽想表達對我們的感謝，謝謝我們這些天來為她籌辦的法會，而現在她也到了仙人旁修行，希望我們不用太擔心。聽到這裡，我的鼻頭一酸，但這次我忍住掉淚的衝動，可我卻瞥見一旁即使是最告別式都沒掉淚的外公，轉頭過來偷偷拭淚。

時隔多年，回想那場喪儀的點點滴滴，還是會有不切實際的感覺，在短短十幾天內的情緒轉折，還有傳統儀式的進行，彷彿經歷了一段魔幻旅程。舅媽有沒有因這場儀式而受到解脫？最後由神明轉達的話是真是假？我也不得而知，但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們都在這些儀式裡好好釋放了自己對舅媽的想念，跟著孝女白琴把對她的思念從心中宣洩；透過折紙錢把想說的話與情感好好寄託；和前來悼念的親友聊聊逝者，提醒著她還有在世的人們：「我們都不曾忘記她」；最後再透過荒謬的走馬儀式，結束這段生命旅程，也在儀式的奔跑過程中，放下悲傷，向前奔進。「再見，不是再也不見。因為有些人在我們心裡，未曾離去。」我們仍然想念舅媽，將她放在内心深處，只是再想起時已是臉掛微笑，侃侃而談的說著曾經的點滴。





潘雨凡

語文教育學系 116 級

我會用盡全力去記住這一片風光，替那個離開的人。攜著一座泥沼，我走到陽光之下，只是希望，你不要有遺憾。

## 泥沼

在朗朗豔陽下，我踏上了記憶中夢寐以求的土地——法蘭克福。不知是不是因為帶著崇洋媚外的心理，抬頭看天上的雲，似乎都輕盈了起來，不再糾結、織得厚重一片，也不再像被人馱在頭上一般，觸手可及。

七月，分科測驗結束，媽媽帶著我和妹妹至歐洲旅遊，我們從桃園機場先搭至香港轉機，再從香港飛去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著陸前四十分鐘，我撐著力氣從行李艙拿出化妝包上妝，順利頂著一張青白卻掛著粉嫩腮紅，如討命女鬼一般的臉，頭暈腦脹的下了飛機，與空姐甜美又容光煥發的笑容成了鮮明對比。站在機場外，等著接駁公車到來，深深吐出了一口氣。我想，為了應景一些，我是不是應該戴個大大的耳罩式耳機；又或者，轉過頭去向那位同樣拖著行李箱的德國人自在地攀談……總覺得少了些什麼。

忽地，抬頭一望，天上的雲好似又離我遠了些。

「你不是一直很喜歡這些自由自在的外國人嗎？快看看啊，是不是和你跟你爸看的

電影裡一樣。」來這邊十幾天了，聽最多的就是這句話，我一度懷疑我媽是不是出了國便只會講一句中文了。隨處可見的露營車，掛著來自歐盟各國的車牌；隨性而氣質的男女隨意走在法國街上卻好似拽過了一地浪漫；大型杜賓、邊境牧羊犬……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大隻卻溫順的狗，還不只一隻！

在這裡的生活真的就像踏進了電影裡。可恍然一抬頭，空中的雲是否又離我遠了些，絲絲纏繞的白，彷彿沒了掌線人，散得愈來愈開，破洞中透出了陰鬱的藍。

這幾天我的心情就像在和一群萍水相逢的人喝一杯醇厚的酒，酒又香又烈，你明知喝完了便不可能再要下一杯，卻仍是一飲而盡，故作灑脫。我明知一個月後就要離開這片土地，卻拼盡力氣想將自己沾染上一身洋氣：畫起又粗又長的眼線、穿著細肩小背心、戴上幾乎不離臉的墨鏡，還會說歐洲各國的問候語。可能是自己一直有著崇洋媚外的心理吧，驕傲的做著這些，好似，能給什麼人看到一般。

「孤獨的人有他們自己的泥沼。」

這天，也是回國的倒數第四天，一行人抵達了義大利的皮恩查，我迎來了近期以來最翻天覆地的情緒變化。玩了一個月，其實已經忘了每一天安排什麼行程，一直到下車

前經同行的旅伴提醒，我才知道，這就是我此行心心念念的必到之處——《神鬼戰士》取景地。可為什麼，從心底席捲而來的卻不是欣喜若狂之情？眼前漸漸變得一片黑暗，我拼命地深呼吸，想要拉回不受控制的自己，可沒有辦法，我聽見了液體翻滾的聲音，瀰漫著愈演愈烈的腥臭，我看見深褐色的泥水流淌在自己的胸腔之間，我掙扎著，想往上爬，可我沒有力氣，實在是太痛、太痛了，泥水穿過我的肋骨，撞擊著我的背脊……

睜開眼，一切如常，媽媽正在幫妹妹拍照，只有手心仍泛著紅印的月牙提醒著自己，剛剛有多麼不平靜。我抬起頭，凝視著天上的雲層淺薄，竟已蓋不過一片深藍。

其實最適合這片土地的人是爸爸。當這個念頭在心底浮現，我終是看清了所有悲慟的源頭——那座困著我的泥沼，可鋪天蓋地蔓延的不甘仍然找不到宣洩的出口！

我與爸爸的關係並不好：打從我有記憶以來，他就將自己當作是電影《颶風營救》

裡的主角——那位退休特工，而我就像他叛逆的女兒，總想著自己跑出去玩，卻在一次意外中遭到黑幫賣淫團伙的拐賣。所以，在他的思維裡，他永遠有理由限制我，為了安全，為了所有他覺得重要的事。當然，我也總會找到方法反抗他，我認為他是這個世界上最懂我的、也最難纏的敵人。可就是這樣一個固執、無法打敗的人，卻那般輕易的，

被病魔帶走了。

世人皆畏懼死亡，可當你站在忘川彼岸，親眼看著一場分離的進行，看著自己被丟下而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挽留，便會發現，也沒什麼能夠恐懼的了，因為，你已深陷泥沼。

喜歡以車為房，開著車到處遊玩的人是爸爸，我們曾討論過如若買了一台露營車應如何佈置、該停哪裡？即使當時在臺灣，露營車尚不盛行；生性自由，喜歡歐洲的氣氛，連不起眼的街角都會覺得浪漫的人是爸爸；喜歡大型犬的人也是爸爸。帶著我，看了第一部外國片《神鬼戰士》，讓我愛上了電影世界，視踏上這片土地為夢想的人，也是爸爸。

我沒有流淚，被風吹起的草絮拂走了一絲潰堤的不甘，卻也帶走了我傷痛的能力。

我想，既是無法釋懷，那就讓我用一輩子去記憶。往前踏出一步，腳下草堆發出喀喀斷裂聲，再向前一步，努力睜大早已乾澀的雙眼，我會用盡全力去記住這一片風光，替那個離開的人。攜著一座泥沼，我走到陽光之下，只是希望，你不要有遺憾。

空中的雲緩緩飄著，一簇簇掛在淡藍色的天，輕盈、遙遠。





## 賴詩媛

諮詢與應用心理學系 116 級

在學會當人之前，我要像一頭沒有理智與計劃的野獸，只管往  
疼痛的反方向跑。

## 緩步前行

我生命中的第一個死亡，是我的老姥姥。很少人能立刻意會到我說的是誰，「姥姥」是外省人稱呼母親的奶奶的方式，也是我稱呼他唯一的方式，不像數字那樣去個性化，也不如姓名那樣活靈活現。對於她，我的記憶裡只剩彎曲的背脊，畢竟自幼稚園畢業後我就不曾拜訪她位於台北的家，這在不重視大家族關係的我們家並不反常。她老得連話都說不出，只能微笑著發出「痾……」的呻吟聲表示看到我了，她能穿透多年來到我的腦海，已經很不錯了。

為什麼會想起她呢？因為她曾悄悄地來過新竹，弄濕了媽媽的眼眶，在她悄悄地離開了我們的物質世界後。

「家族義務」，國二的我默默的在腦袋裡唸著，這個詞在此之前從來沒在我的人生裡出現過，我不是不想去法會，只是我願意用一個月的零用錢賭她不記得我、也不想在葬禮上被我瞻仰，就跟我對她的興趣小於歷史課本一樣。

法會的儀式冗長，被淚人兒包圍數小時的我一度被情緒感染得也想掉幾滴淚。到了最終要和棺材裡的老姥姥道別時，裹在黑衣裡的我踏著屬於媽媽的黑色皮鞋靠近。老姥姥的臉埋在過期專櫃化妝品之下，光采動人，甚至不像睡著了，她只是被暫停於照片的瞬間，過了這幀就要動起來了。我回過頭，去看媽媽同樣泛著微光的臉蛋，她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這才開始意識到死亡是怎麼一回事。

然而那股不願接受的感覺很快在艾草水的香氣、父母擔心我被遺體衝擊的關懷下被拋之腦後。我聽過老姥姥的人生故事：裹著小腳的藥商之女在文化大革命的威脅下一路南下，又從越南北上到台灣。但在主角是我的電影中，這個為了劇情流暢而出現、功成後便身退的小配角，並不是太重要。

第二次死亡在學測前夕的十月，一個要命的時間。過程很短暫：週五回家後沒有看到貓咪的我直接前往補習班，在補習班接到媽媽說貓咪呼吸的速度過快、需要去醫院的電話，隨後的週六晚上我的亞里斯多德便停止了呼吸。

聽到消息時我很平靜，然後就是三十秒毫無預警地大哭，情緒又很快消失了。認領遺體那天晚上的記憶也是模糊的，父母在去程的車上和我一起哽咽、說著懷念牠的話。

亞里斯多德的遺體看起來有些可怕，牠身下的毛毯沾著從嘴角及肛門溢出的咖啡色液體，我甚至不敢將手伸進籠子裡撫摸牠最後一次。我的貓還在，然而我卻無法與牠互動，不管是像給網路上的實況主錢，讓對方念出我的留言，還是傳訊息給朋友，都不會有用，牠的時間結束了。

生命是有限的，這是永別。我不曾害怕分別，通訊軟體滿天飛的現在不需要害怕分別。任何情誼都是可以等有空時再去維繫的，出遊？吃飯？幫亞里斯多德拍生活照的計畫？考完學測再說。但這次不一樣，亞里斯多德緊緊黏在我身邊兩年半過。牠去世的一個禮拜後，我記得牠的毛如何柔軟、溫暖，牠呼喚我的方式，牠上樓梯時靈巧而纖細的腿；三個禮拜後記得牠迎接我的方式；一個月後還能在傢俱上看到牠的毛；兩個月後這一切都離開了我，但幫牠拍生活照的計劃還留在我的手機裡。「考完學測後我再來整理這份感情」，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

學測後的暑假，去義大利旅遊的計畫被叫停，因為爺爺被診斷出大腸癌第三期，家中有許多財產及責任需要轉移。我抱著新領養的貓，刪掉手機裡由我負責的兩周旅行計畫，感到些許惋惜與不解——很多同學的祖父母都罹患過癌症，我不認為這是很嚴重的

事。家庭群組內輪流看雇爺爺、報告新病情的訊息我也不怎麼關心。晚上爸爸挑了一間家庭餐廳解決晚餐，我決定幫他消化一些情緒，主動問了他的感受。

爸爸拌著白醬義大利麵，慢慢的說：「他大概在我給他的筆記本裡交代一些後事吧。」

「後事？」

爸爸抬起頭，用溫和堅定的眼光看著我。那緩慢卻恆動的力量，終於從遠處走近了我的身邊，在我的要害上亮出獠牙，祂要帶走我不願意犧牲的東西了。我的呼吸慢慢變淺，感受著它一點一點吞食著我，此刻我才意識到原來它是這麼沉重、強而有力到不可抗拒，原來爸爸和其他人理解它，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人掙扎，原來這一切令人無法接受，原來沒有人能做得了什麼，原來爺爺的身體不會癒合了，就像火苗被掐熄，像免疫系統導致過敏。

氣定神閒不是因為誰願意讓爺爺離開，也不是因為爺爺的狀況不嚴重。為什麼沒有人警告我？我甚至對爸爸感到憤怒，我還不想放手，我還沒有準備好。然後我對自己感到憤怒，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在意過？沒有想過課業、平輩人際以外的事？為什麼我又能置

身事外，覺得一切都會一如往常？彷彿直至此刻我的鏡像神經元才開始運作，真正活在地球上。看看我的敘事，我彷彿除了學生外什麼也不曾是。

但與此同時，我也感到困惑，與爺爺擁有良好但疏離關係的我，一年幾乎只會見他一面，那三百六十五天中不到二十四小時的時光憑什麼在我心裡佔上有那麼大的位置？被撕扯時，能讓我疼得難以接受現實、惡夢連連？甚至只是思考爺爺對我的重要性，都讓我感到罪惡，愛他是義務嗎？那我真的愛他嗎？為什麼愛他？我該怎麼辦？這次沒有人教我怎麼活了，終於沒有人教我怎麼活了。

找不著方向所以困惑，困惑所以無法施力，無法施力所以速度慢了，困惑令我厭煩。在每週一次前往台北榮總的高鐵上，車體與軌道摩擦半小時的熱能加熱烙鐵，被我粗暴地按在心頭上為自己止血，將我帶往爺爺的身邊。在學會當人之前，我要像一頭沒有理智與計劃的野獸，只管往疼痛的反方向跑。



卷二 情繫親人



彭雅玲

語文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南投縣政府教育處長，及本校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主任、語文教育學系主任、進修推廣中心主任。

母親的愛不止於血緣，而是一種無條件的守候與付出。當我將這份愛傳遞給更多需要的人與動物時，她便依然與我同在。

# 當母親的另一種幸福 ——寫給我永遠的孩子 Vicky

妳曾是我生命裡的日常，如今是我心裡的永恆。

## 每日的等待

我的孩子Vicky，是在加油站出生的流浪狗。那時候的妳才一個月大，瘦小、膽怯，卻有著驚人的學習力與敏銳的心思。也許出身流浪的基因，妳早早學會忍耐與等待，從小妳就知道媽媽每天很忙碌。只要聽我輕聲說：「媽媽要上班班」，妳便默默退到門邊，靜靜目送我離開，沒有吵鬧，沒有任性，像是一位懂事的小天使。

每天晚上，妳總會在門口用吠叫聲迎接我回家。我一踏進家門，妳的尾巴便搖得像小風車，那份熱烈，勝過世上任何的掌聲與喝采。我們會到門外的小公園蹣跚一會兒。夜裡，妳喜歡枕在我小腿上入睡，我翻身時，妳也跟著移動，確保自己身體靠在我身邊。

清晨五、六點，妳會先用鬍鬚磨蹭我的臉頰，提醒我該起床了——大小姐要出門尿尿大大啦！若我裝睡，妳便接著用舌頭輕舔我的臉，甚至用前腳輕抓我的手臂，彷彿在說：「媽媽，真的很急了！」早餐後，妳總習慣性地向我討賞。我總會在出門前給一條肉乾、餅乾或潔牙骨，妳便乖乖地在家等上一整天。即使我晚歸，妳依然守在門邊，沒有一絲怨言，只有無盡的等待。那一刻，我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

當母親的另一種幸福，就是不只是付出；妳知道，有「孩子」在等妳。這份牽掛，讓妳再晚也要趕回家，哪怕只是為了看見那雙明亮的眼睛，哪怕只是為了聽見那聲歡喜的吠叫。

## 那雙大大的眼睛

Vicky，妳的眼睛好大好大，彷彿能裝下媽媽所有的忙碌與情緒，甚至映照出媽媽的一舉一動。妳總是安靜地看著我，在我歡笑、落淚、氣惱、疲倦，甚至沉默無語的時候。妳的眼睛，像一面清澈的湖水，折射出媽媽最真實的模樣。我常常覺得，妳什麼都懂。當我工作回家後仍愁眉不展，妳就靜靜地躺在我腳邊，不打擾，也不催促，只是用眼神輕輕地告訴我：「媽媽，我在。」

然而，媽媽的眼睛卻很小很小。當醫院傳來急救的電話，當臉書閃現妳的照片，當腦海浮現妳的身影時，兩行淚，竟怎麼也裝不下。淚水止不住地湧出，模糊了我的世界，沖刷著心裡的角落，只留下空白與痛楚。

## 思念的夜空

2019年情人節，陪伴我近19年的Vicky去當小天使了。那一刻，我感覺我不僅失去了一位家人，同時失去了「母親」這個身份。從那之後，許多夜晚我仰望天空的星星。有人說，星星是離世的小天使。可是今天晚上，看不見星星，不知道它們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只有月亮孤單守候。我知道，思念從未變少；只是，不知道妳現在過得好不好。

我經常想妳：想念妳的聰明，想念妳的飛吻，想念妳的睡姿，想念妳的粉色肉墊，想念妳白色的四肢像穿上襪子，還有妳身上的味道。還記得妳很愛乾淨，每次帶妳外出散步時，總會繞開污水，不讓腳掌髒濕。小時候妳便學會分辨鏡像，我在妳身後悄悄靠近，妳卻沒有被鏡子迷惑，而是回過頭來看我，知道是媽媽來了。那分靈巧與聰慧，至今仍讓我想起就微笑。

Vicky 在情人節離開，那一天成了思念你專屬的日子。你偶爾會在夢裡出現，搖著尾巴、衝向我懷裡，可是當我伸手想擁抱你時，你卻化作一縷淡淡的光。醒來時，淚水早已打濕枕頭。

### 與你愛的約定

思念讓我心裡空了一塊，但我知道，唯有將對你的愛轉化成行動，我才感覺得到你仍然與我同在。因為Vicky，我開始走進動保教育。

2018年12月26日立法院修訂《動物保護法》，增訂第4-1條，規定「各級政府應普及動物倫理與動物保護法規相關之教育及學習，並落實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中。」因緣際會，我受邀參加國教署一場動保教材編撰的諮詢會議。2019年3月，國教署正式委託我編撰《動物保護教育——同伴動物》，並走進校園推動動保教育融入課

程教學。

從諮詢專家學者、擬定大綱、撰寫內容，到校園試行、送審修訂、統一體例、校正訛誤，再到出版社美編圖文、申請書號。歷經三年，書稿終於完成，掛在國教署網站，可以自由下載。這是我為臺灣動保教育進入校園所努力的一個里程碑。而在我心底深處，我知道這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我和Vicky愛的約定。

自從Vicky離開後，我曾深陷頓失去「母親」角色的哀傷，但在動保教育的路上，我重新得力，也找到與妳的延續。我常常想，如果有更多的學童能從小學會尊重與善待動物，就會有更多像妳一樣的生命，被好好珍惜，而不是流浪街頭。

## 永恆的幸福

親愛的Vicky，謝謝你的陪伴與信任，讓我體會當母親的另一種幸福。母親節因為妳，有了新的深刻意義。過去在最忙亂的日子裡，妳始終是安穩我情緒的力量。如今，母親節不在於能擁有多少鮮花或祝福，而在於心底永遠有個名字讓我牽掛，有段回憶能夠溫暖我。

Vicky，謝謝妳教會我，母親的愛不止於血緣，而是一種無條件的守候與付出。當我將這份愛傳遞給更多需要的人與動物時，妳便依然與我同在。若有一天，在天家重逢，我願再次張開雙臂，接住妳熟悉的飛撲與熱吻。那時，我會輕聲告訴妳——「媽媽努力讓世人善待動物，並負起愛的責任。我們的愛，一直都在。」



## 柳雋揚

台灣語文學系 116 級

對於遠方的嚮往是沒有那麼執著的，直到看著母親坐著那輛向北的車，通往未來的好日子、未來的不相見。

## 二日

對於遠方的嚮往是沒有那麼執著的，直到看著母親坐著那輛向北的車，通往未來的好日子、未來的不相見。

一年前的這個時節，我和母親相隔著兩個月台凝望著。隨著列車遠行，心裡的一部份從此跟著被帶走了。

一列高速的列車通過飛駛過站。回過神來，已經錯過一班回學校的車了。

路途悠悠晃晃，我想像著你乘車時會不會和我一樣，也凝視著那些雨滴。

雨浪漫嗎？並不，在這之前我和你被雨水濺得一身泥濘，我們狼狽的困於豆藤雜錯的田野中，搶救最後一批未受雨傷的豆條。然而，這不會得到任何的慈悲。豆藤割傷的手臂、雨水浸濕的肌膚，在以往舒適的熱水澡下，疼痛恣意地流竄在每一條割痕。

返回學校的列車上，窗外細雨綿綿，模糊了那窗。看向窗外倏忽的景象，紅色、紫

色、青綠，有光和沒有光的所在，好像看見了什麼卻也沒看見。

車站之間的轉換彷彿播映著幻燈片似的。沉睡在黑暗中許久，光明忽現召喚出那些失落的記憶，一直都存在著一種可能——我並不知道是否愛妳。

都是在有光的地方，我九歲，奮力地跑，被妳中途喝住。妳終於追上來，拿著竹片，用力地往我腿上抽，妳口中唸著如同殺雞前的咒語，我就這樣成了那些母雞，雙腳被束縛著，跪在地下一動不動，發出和母雞們一樣的尖叫，鞭子落下，在小腿上形成數條劃痕後，整個過程才得以落幕。

猶記得那晚，我腳上仍纏著紗布，聽見你和父親不尋常的爭吵。他醉醺醺的和妳吵架，聽見他說了許多平常聽不到的話，長大後才知道那些是絕對不能對女生說的，其他記不清楚了，最後妳說要離婚。我不知道要怎麼辦，我只是哭，妳收拾完行李，帶著我出門，路人問那麼晚了要去哪裡，妳說：「旅行！」

熟悉的紅色大門映入眼簾，我們到了小阿姨的家，是妳帶我來台北玩最早的印象，只是這次不是來玩的。

我們這裡故事不多，隔天他電話裡以可憐楚楚的語氣向妳求情。就這樣，兩天，我

們又打包了一次，回家。

在這之後幾年，我又陸續經歷了幾次這樣的分合，以及大吵。有時候妳帶上我，有時則否。後來爸爸都不准我走了，依稀記得和妳分離的那些日子，我站在國小課後的坡道上，望向下一個街口，想像妳機車在門口停留的樣子。

當年電話裡向妳哭求的那個聲音，每次都說：「妳會不會回來？」、「回來看看我好不好，求求妳？」、「我很想妳。」而那個聲音終於在多年後意識到：回家——回的也得是個家啊！

時隔多年後，大概也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了，妳說這次不一樣，妳要去台北工作，去台北買房子，家裡妳和他發生的一切以及繁重的工作，妳都累了，我也知道，妳和我說：「這樣你會覺得我很自私嗎？」我沒回答。

下了列車，我們撥通了最後一次電話，分離的痛苦尚不能掩蓋大考將至的事實。在手機滑落屬於它的格子，機箱上鎖之後，我和他人的日常、網上的世界，連同妳——都斷了軌。

備考的日子裡，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面對成山的課業、離別的不安，我沒辦

法表現的態若自然。妳總是說書本可以帶我到更遠的未來，然而我們的未來又是何等詭譎不安。

分神的我沒辦法聽清楚老師上課在說甚麼，隱隱約約的聽到他在說我最喜歡的楊牧，是一篇關於母親的文章。我那時還沒有那麼想妳，只是嘗試在雜亂的心情中捕捉下那些很美的句子：「英英雪雪，迅速來去。」想像著詩人搭著火車穿越一片屬於白茫茫的山谷，想像火車帶我到很遠的地方。

我渴望旅行。

課後的街上下起了雨，我沒有帶傘。拖著狼狽且可笑的身軀，回望我走過的磚道。那些想說卻不可說的，淹覆在此時憤懣、極喜與狂悲交織的深泉。再高一吋就要死人，而在將死的心中，也不知為何，第一個浮上的是妳。

我想念妳——也許。

就這樣，帶上那僅有不多的勇敢和簡單的行李後，我告別這複雜的一切，去遠方。

我坐在通道的一側，狹窄的小地方剛好可以讓本來就矮的我以一個舒服的姿勢坐下，我甚麼也沒做，僅是往窗外看著那些電線杆子與無所謂的風景。

隨手帶著的書我並沒有比之前多看幾頁，它述說著所愛之人和失去，而我不確定是否愛妳卻從沒失去過妳，因為就算窮盡了所有手段切斷了世俗裡的所有連結，流淌血液裡妳依然佔了一半。

我意識到我好像不是來找母親的，但渴望與家的連結是如此強烈，我搭上捷運，一切顯得如此不真實，沒有答案與意義的問題始終繫繞在心頭，足以取代那些長途旅行的自以為勇敢、無懼——我始終都在害怕些什麼。

好像一直都這樣，而那些疑問沒有出口，就只是這樣懸著。

捷運離站後窗外陷入了好長一段沉默，一如我在妳面前的樣子，那些說不出「我愛妳」的時刻，無聲地——反正說了妳也不信。

我下了車，在這已經闊別多時的台北找妳。

面對稱不上熟悉的街道，我也沒有一絲猶豫和錯誤地走到那紅色大門前，彷彿沒有什麼阻礙著我向妳，殊不知——高牆正是佇立在妳我之間。

少了久別重逢的那種感性氛圍，我們只是這樣子看著對方，沒有太多意義的談話，就這樣消磨了整個夏日沉悶的午後。

我嘗試在這極短的時間裡和妳說些甚麼，無論道歉、和解、談真心話抑或爭吵，但我不知從何說起，對話裡的意義無多，妳也無從了解，畢竟打從我出生的那一刻，我們之間的連結早已不復存在。

在那些四目相接的時刻，我還是沒有看見妳，回憶再次吞噬了這些空白，迎面而來的是刺眼的光；回到了好幾年前，當我回到家，見到醉意沉沉的他和隨陽光消逝而不再亮起的房間，我便抓狂似地找妳，好像妳就躲在每一個我未曾打開的櫃子裡，如果妳在那，只要願意，我可以把妳拉出來，我會抱抱妳。

妳先去睡了，而我腦海尚停留在記憶的漩渦裡，無法成眠。

我看完了最後一篇文章，關於旅行及逃跑。閉上眼睛，回顧了我們所直面的種種傷害，最終妳我都來到這裡，而僅僅只是一點喘息，好像就得以解脫。這種感覺在妳關上門前，我那許久未說的祝語「晚安」是多麼強烈，就如同我感覺到妳好像笑了，終於笑了一樣。

別離時刻「再見」終究還是取代了「我愛妳」。遺憾同這二日我們尚不能解開的結，但使我有勇氣向過去、向妳揮手說：再見，再見！





張庭瑜

特殊教育學系 115 級

不是幸運，不是偶然，是一路上的堅持和淚水堆砌出來的。我很感謝我的姐姐、感謝那些曾經打敗我的，讓我成為這麼好的人。

# 月之夢

「你知道嗎？」

「據說在明朝時，顏思齊先生在雲林的水林、北港這一帶拓墾了開台第一庄，那是我的故鄉——顏厝寮。」

外婆牽著我的手，並肩漫步在這個小村莊。蟲鳴聲此起彼落，農民們在烈日下低頭插秧，每一株都承載著溫飽的希望。

這是外婆的家鄉。每次回到那座紅瓦四合院，彷彿仍能看見白日裡因農耕而曬得通紅的少女，夜晚在滿天繁星下，靠著月光學習的身影——一個滿眼夢想、準備展翅高飛的女孩。

就在這樣一個純樸的地方，那位少女帶著純真，開始了她的人生旅途。

爸爸早逝，家中大大小小的一切理當由大哥及大嫂主持處理。

在這樣的家庭裡，小月的願望顯得格外渺小。

「我就是不准！你知道要花多少大米嗎？這些錢是不可能花在你身上的！」大嫂冷笑著，對女孩的請求嗤之以鼻。

讀書、升學，對於一個需要務農求生的小家庭來說，不是必需品，甚至是奢侈。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小月試著抬高頭，掩藏脆弱。沒有人看見她緊握的雙拳，那背後藏著的堅韌與不服輸。那年，她十四歲。

「我自己的妹妹，我自己做決定！」大姊怒視著大嫂，拉著小月往外走。但他們畢竟年幼，十七歲與十四歲的孩子，又能反抗多少呢？

「小月，記住，沒有書讀沒關係，但你一定要學得一技之長。大姊會支持你。」為了讓小月能夠去讀書，大姊放棄了屬於自己求學的機會，毅然決然成為家裡的支柱，也成了妹妹們的支柱。豔陽下的田裡，總能看見大姊忙碌穿梭的身影。

因為姐姐的犧牲，小月格外珍惜讀書的機會。天剛亮，她便在門檻邊擺好課本，等待第一縷晨光；夜晚，依舊靠著微弱的月光複習，日復一日。

即將小學畢業時，憑藉著優異的成績，她順利進入升學班。

但命運開了個殘酷的玩笑。民國五十七年，政府將六年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小月卻是最後一屆六年制學生。在傳統觀念深厚的農村，沒有人支持女孩繼續升學，家中也沒有額外的錢支付學費，大嫂更是堅決反對。

但看到農村裡每個婦女的一生，傳統對女孩的定義，小月再清楚不過那不是她想要過的生活。即使如此，她也不得不向前走，走向那未知的旅途。

「阿月，我找到了，村子裡那間髮廊願意收你當徒弟。」但阿月心裡很明白，並不是人家願意收她為徒，而是自己的大姊拿錢去幫她換到這個學習機會，事情也並不如她們想的那麼順利。

「小月，後面的髮捲你拿去洗一下。」

「籃子裡的髒毛巾也要記得，洗完記得曬。」

「還有記得去施肥阿。」

在顏厝寮這間美髮店，小月被當成傭人一樣，做著不屬於美髮的工作，甚至連挑肥

播種都是她的工作。

「離開那裡！姐姐幫你找更好的地方，隔壁村子裡的紡織廠也有缺人！我們不用看他的臉色，憑什麼做著傭人的工作。」得知此事的大姊氣得不打一處來，差點去找老闆娘理論，怎麼可以這樣對自己視為珍寶的妹妹。

「姐姐，我還是想學做頭髮。」回家的路上阿月輕輕的握著來宇的手說道。

雖然阿月年紀小，但她看到即使是在這麼小的村落裡，美髮店的生意依然絡繹不絕，從客人身上她也看到大城市的樣貌，是她最想去的那個地方，那是最能幫助家中情況的地方。

「我要去臺北學做美髮」小月把頭抬起來，堅定地看著來宇。

那時的她才十五歲，要隻身前往離家鄉三百公里遠的地方。大姊不可思議地看著自己的妹妹，除了震驚還是震驚。

「姊姊，我想得很清楚，我要去，一定要去。」

「在這裡，或許我能學到怎麼剪頭髮，但是這樣的技術過了十年、二十年，沒有進步，就只能等著被社會淘汰。臺北是所有資訊的聚集地，去那裡，我才能進步。」

大姊把她抱在懷裡，沒有一句話，只有無聲的眼淚，那份無力、自責、愧疚，都在那不言而喻裡。

車站月台，小月深呼吸，把家鄉的景色刻進心裡，和這個一離開就不知道會不會再回來的地方，無聲的道別。

上火車後，一直忍著不哭的女孩，看到行李裡姐姐準備的食物、衣服、和一封信，眼淚決堤。

「小月，姊姊對不起你，你自己在外頭要過得好，要吃飯要穿暖。」

不太識字的來字，用她那歪斜潦草的筆跡，寫下對妹妹滿滿的不捨與祝福。簡單的文字，卻承載了兩姊妹的淚水與深深的不捨，隨著信紙一同航向遠方。

下了臺北車站，小月來到了大安區，這裡有各種商圈，林立各種建築，有百貨公司、精品店、書局等，臺灣大學、師範大學等著名教育行業也在這裡蓬勃發展。

「在這裡，我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最新潮的東西都在這裡，姊姊你不要擔心，我

一定會認真地當學徒。」小月在信裡寫道。

在臺北，和世界接軌的地方，資訊多到讓小月接收的頭暈眼花，但她知道自己來對了，她想成為最頂尖的美髮師，她要開一間屬於她自己的美髮院。

但即使是回到50年前的美髮行業，不變的是，一切從當洗頭小妹開始。

在當時，一天可以洗數十顆、甚至接近百顆頭的美髮院，學徒是很少有機會能去協助設計師，去學習的。所以在夜裡，小月躺在床上，總會反覆的回想，今天設計師是如何幫客人吹出適合的髮型、拿剪刀的方式、打薄的技巧、染燙藥劑的比例，只能挑熟客或朋友練習，這些全靠自己摸索。

但這個過程是十分辛苦的，在臺北如此高消費的地方，因為窮，本來就營養不良加上又累又餓的情況下，小月常常暈到。

面對同事們的關心，小月也只能解釋成最近太累身體微恙，她知道身邊的人情況也很辛苦，也並不想再給任何人添麻煩，所以飢餓、經濟困難、病弱……這些苦藥，她只往自己肚子裡吞。

但這藥太苦了，老天爺似乎遺忘了這個一直在和命運搏鬥的女孩。但即使老天爺忘

記了，小月從沒忘記她自己從何而來，她傳承了先人拓墾顏厝寮時的那堅韌，體內淌著來自顏思齊等先人渡海來台的勇敢基因，她沒忘記自己來自一個了不起的地方。

暴風雨後，太陽終究會升起。當學徒一兩年後，小月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工作室。雖然這一切看起來很順利，但只有小月知道這一切得來不易。

不是幸運，不是偶然，是一路上的堅持和淚水堆砌出來的。

學得一身功夫後，小月隨丈夫到糖廠，做起了快剪的小生意，也在那裡孕育出他們的下一代。

後來他們定居在台南，小月也終於完成她的夢想，開了一間屬於自己的美髮院。

過了五十年，用女兒名字命名的「怡秀美髮院」裡，依舊可以看到小月的身影。

她的技術沒有退流行、她的真誠和真功夫也讓她有了一群忠實的顧客，依舊在服務著需要她的人。

你問她，當時沒能繼續讀書，有沒有怨恨，有沒有後悔？

她說：

「我還是想讀書，所以我會和我的孫女學英文、陪他們完成作業。」

「但我不怨任何人，也不怨我的出身。」

「我很感謝我的姐姐、感謝那些曾經打敗我的，讓我成為這麼好的人。」

### 致謝

謝謝那位勇敢的女孩——我的外婆。

因為有妳，才有這個故事。

能記錄下妳的故事，是我此生最深的榮幸。

作者：張庭瑜





黃靖彤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15 級

並非價格高昂，食材珍稀，才能稱之為「美食」；平淡無奇、  
食材簡單，只要注入心血及溫暖，也能成為山珍海味，不但滿  
足口中味蕾，也治癒受傷心靈！

# 成長的印記之美食記憶

美食，在於分享快樂，傳播幸福，療癒心靈。

它，有時更乘載著兒時中的記憶。

## 家傳水餃

準備食材：餃子皮、豬肉、板豆腐、雞蛋、高麗菜、油、鹽、胡椒

家傳水餃，這是我為這份水餃命名的，這個家常茶飯的食物，卻是我心目中的美食排行榜第一名。因為家裡所製作的口味獨樹一幟，市場上絕無僅有的味道。那時，我極度挑食，討厭吃帶有蔥、薑、蒜的食物，而台灣市面上販賣的水餃多數含有這些食材，進而導致我都不吃水餃。因此，外婆為我研發專屬於我的水餃！

小時候，每當假日之際，我都會到外婆家住上兩天。週六的早晨，外婆就會帶著我，撐著陽傘，幫我遮擋毒辣的太陽光。路途中，外婆會唱著一首客家童謡「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蓮塘背，種韭菜，韭菜花，結親家，親家門前一口塘，畜個鯉麻八尺長，長个拿來煮酒食，短个留來討夫娘。」教我如何說客家語，漫步走到附近的第五市場，購買食材。

我們會先至豬肉攤購買包水餃所需的豬肉，並且一定要選擇「老鼠肉」。當時年幼的我非常困惑，為什麼豬隻身上會長有老鼠呢？在詢問外婆後，才知曉原來老鼠肉其實是豬後腿內部一塊軟嫩的肉，鮮嫩多汁卻不油膩。接著，我與外婆一同到賣菜小攤選購高麗菜、豆腐與雞蛋。每次到菜攤我都會興奮不已，因為我是那一區的「當紅炸子雞」，附近賣菜、賣水果或是雜貨店的叔叔、阿姨、阿公、阿嬤都認識我。在外婆挑選食材之際，小商鋪的叔叔、阿姨都會叫著我的小名，很熱情的招呼我。時常會有不少的收穫，像糖果、餅乾等小零食。

回到家後，開始「包餃子工程」。首先，準備水餃肉餡，肉餡其實特別簡單，將老鼠肉剁碎放入碗中備用。由於我非常不喜歡吃青菜，外婆想方設法將高麗菜切得特別細

碎，拌入碎肉中。其次，是我特別喜歡的階段，將豆腐捏碎加入肉餡中，外婆會派出我來執行這項任務，我利用「無情鐵掌」，將豆腐碎屍萬段。最後，加入雞蛋增加肉餡黏性，經常這個時候，我的搞怪因子會開始躁動，偷偷的將雞蛋打入肉餡中。小朋友手控制力道的能力尚未發育完全，導致蛋殼隨著蛋白蛋黃一起倒入肉餡中，現場變得兵荒馬亂，外公就會把我抱出廚房，放在椅子上反省，直至肉餡調完後，才讓「小惡魔」進入廚房。

緊鑼密鼓的開始餃子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包餃子。外公負責將麵團成一張又一張完美無缺的圓形餃子皮，奶奶將肉餡平均分配至每張餃子皮上，而我和哥哥負責的內容是將餃子包成金元寶似的水餃。那時的我，非常忌妒哥哥，因為哥哥在包水餃的造詣很高，水餃皮與肉餡能在他的手上變成一粒粒又大又飽滿的金元寶。然而，我卻是像在給肉餡蓋被子，肉餡還不時會逃出我專門為他們準備的「被子」中，還需求助外婆的幫助，拯救出逃的肉餡。四個人各司其職，形成一條專業流水線，完成今日目標。

接下來，要達到包水餃工程中的高潮，一粒粒飽滿結實的水餃進入滾燙的熱水中。烹煮之時，要經常翻動它，避免水餃彼此沾黏，與此同時也要保證水餃不破。待至水餃

漂浮於水面，即可將其撈出，盛入盤中，一粒粒圓潤飽滿的水餃印入眼簾，讓人不禁垂涎三尺！然而，無需著急將水餃送入口中，靜置三到五分鐘，使水餃表皮水分乾燥，更能體現水餃的美味。乾燥的表皮，送入口中時，不會燙嘴，此外能凸顯水餃皮那淡淡的鹹味。咬開後，肉餡中的汁水從餃子皮中溢出，水分滋潤整個口腔，像乾涸土地久逢甘霖，口腔之間彌留餃子的香味。

每當一咬下家裡手工製作的餃子，原來這就是讓我欲罷不能，流連忘返的家的味道啊！

### 炸肉丸

準備食材：豬肉、蘿蔔絲、乾蝦米、乾香菇、乾魷魚、油、鹽、胡椒、醬油

炸肉丸，這道料理是我二姨婆（外婆的姊姊）的拿手好菜，在我心目中只比家傳水餃遜一籌。然而，過程製作複雜程度遠超家傳水餃，前製作業非常的冗長，因為所要泡發的食材很多，泡發時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種食材所需浸泡時間不同，就好比

佛跳牆每樣食材準備時長不同，才能完成湯口感醇厚、濃郁的湯汁，故此我將其命名為「肉丸界的佛跳牆」！

這道菜，二姨婆會在我要去他家前幾日就開始動工。首先，將乾鯀魚先提前兩天泡發，使乾鯀魚能夠吸足水分，將它的肌肉組織重新舒張；其次，蝦米提前一天泡發，與此同時要先將蘿蔔刨絲，清水沒過蘿蔔絲，放入電鍋清蒸，在將其冰入冰箱，二姨婆說讓蘿蔔絲冰鎮後，會讓它的口感更加豐富、多層。其餘的製作過程，皆有我一同參與。

當我抵達二姨婆的家後，我就會興沖沖地跑進廚房，先給二姨婆一個大大的擁抱，讓她知道我已經來到她家了！爾後，她會幫我帶上屬於我「小小廚神」的圍裙，讓我大展身手。進廚房後，首要工作將香菇泡發，香菇相較其他泡發食材晚的原因是香菇若浸泡太久，其香氣就會喪失，這個知識是我從二姨婆口中所得知的。接著，是我最滿心期待的事情——剁肉，二姨婆會將梅花肉先切細條，再將剁碎的重任交付與我，我拿雙刀將肉條剁成肉末。廚房內會發出不絕於耳「哆、哆、哆」美妙旋律，二姨婆也會邊唱著客家童謡「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蓮塘背，種韭菜，韭菜花，結親家，親家門前一口塘，畜个鯉麻八尺長，長个拿來煮酒食，短个留來討夫娘。」剁肉的節奏也

會隨著這首歌有高低起伏而有所變化。然而，這讓我困惑不已，為何每當買菜或是做菜之時，無論是外公、外婆，抑或二姨婆都會唱出這首童謡？這個問題一直埋藏心底。緊接著二姨婆拿出冰箱裡的冰蘿蔔絲，派出我的「無情鐵掌」將蘿蔔絲捏碎在加入碎魷魚乾、碎蝦米，以及碎香菇，將全部攪拌均勻後，用鹽、胡椒、醬油調味，再將其搓成一顆又一顆珠圓玉潤的小球狀，放置冰將定型。

接下來，是萬眾期待肉丸「油炸典禮」，將一顆顆紅色小球放入油鍋炸製，能夠聽見餘音繞樑的「劈哩啪啦」的聲音，每顆小肉丸在油鍋裡跳舞，有時是輕快優雅的華爾滋，有時是熱情激昂的探戈，在油鍋中不停的轉換心情，我的情緒也跟著肉丸的曼妙舞姿隨之高漲。待肉丸炸至金黃即可出鍋。炸肉丸，有別於水餃無需放涼，而是要趁它熱騰騰，散發熱煙之時，進入口中，可以聽見「卡滋卡滋」酥脆之聲，肉的紮實，蘿蔔的柔軟，完美結合，油脂在口中爆開，唇齒留香，恰似美妙的旋律，餘音繞樑，三日不絕！

每一次的咀嚼都是味蕾的饗宴，能讓我心滿意足的味道！

然而，在我心底還埋藏一個疑惑，為何外公、外婆或是二姨婆會在煮飯、買菜之時，不約而同地唱出這首客家童謡《月光光》？以致我只要陪家人買菜或是做菜時，就會在我腦海中想起這首歌謠的旋律。有次我無意間的詢問，外婆幫我解開了在我心中埋藏已久的謎底。外婆娓娓道來，訴說兒時記趣，她小時候每當我婆太燒柴做飯時，他們都會站在旁邊，婆太也會唱起這首歌謠，漸漸他們也耳濡目染，當他們在做飯買菜之時，也會不知不覺唱出《月光光》這首客家童謠。

原來我吃的並不是一種食物，而是一種記憶的傳承，還有長輩對晚輩愛護之情。每當心情煩悶之時，只要吃到一盤熱騰騰的水餃以及酥脆的肉丸子，所有煩惱都煙消雲散，感覺到我並非一個人在戰鬥，而是有家的支持與依靠。並非價格高昂，食材珍稀，才能稱之為「美食」；平淡無奇、食材簡單，只要注入心血及溫暖，也能成為山珍海味，不但滿足口中味蕾，也治癒受傷心靈！



楊璐珈

體育學系 115 級

看著坐落有致的部落，聽著踩過石板發出的聲音，吹著轉角間乍起的暖暖微風，人，舒服地想打個盹；時間，也跟著悠悠入夢去。

我相信下次尋訪時，依然能在遠方，看見燻煙裊裊飄向天際，並帶著那生生不息的氣息。

## 阿祖回憶裡的石板屋

當一縷炊煙，緩緩升起，飄起的煙，帶動流動的空氣，彷彿沉睡在畫中的古老石板聚落，開始醒過來……部落靜靜地，腳步輕輕地，坐在石椅上，看著坐落有致的部落，聽著踩過石板發出的聲音，吹著轉角間乍起的暖暖微風，人，舒服地想打個盹；時間，也跟著悠悠入夢去。

這是我阿祖從小生長的地方。有記憶以來，每兩三年就會回到媽媽小時候住過的部落參加豐年祭，對阿祖的印象一直是慈祥、虔誠，有著排灣族人矮小的身板、象徵性的紋面和過人的力量，看起來充滿氣勢，但每次久違地踏上門前的石階，都是先被她輕柔的招呼聲和笑容滿面所溫暖，不單對家人如此，對遠道而來的遊客也是這樣，在她身上充滿了排灣族的熱情，或許我對這裡並不是那麼熟悉，但看到阿祖和藹的臉龐，總是有種回家的感覺。

我和阿祖之間的交流並不是特別多，她只會說族語，我總是只能拼湊著自己支離破

碎的一些單詞和她對話。印象最深刻的那次五年祭（每五年會盛大舉辦一次豐年祭），她一如往常地盛裝打扮、為祭典提供最豐盛的菜餚、在典禮前最虔誠地祝禱，尚在國中愛玩的我，對這種傳統的祭典實在提不起興趣，正要偷溜去一旁國小散步時，阿祖叫了叫我，騎著車帶我翻山越嶺，最後停在了一個很漂亮的部落，全部都是石板屋，不像現在住的那種比較現代的建築，斑駁的牆面隱約透露這裡稀少的人煙，原來，這裡就是老七佳。之前聽媽媽說過，因為早期的部落都在海拔太高的位置，地理環境很惡劣，幾次大的天災後，現在的部落已是第三次遷徙的地方，而老七佳部落是排灣族的起源地，如今只剩少數部落中的耆老住在這，沒有過度的人為開發、沒有電力供應，依然留有數百年前最原始的部落風貌。阿祖牽著我，說起他們的故事……我永遠不會忘記阿祖說起她記憶中的排灣時的神情，眼神堅定而熾熱，每一個為了族裡榮譽而戰或是蓋造石板屋經歷過程的故事，都讓我敬畏的心不禁油然而生。保存完整的石板屋，頭目門前的傳統雕刻和勇士屋前作為狩獵成果展示的各類獸骨，是頭目階級的象徵，也是彰顯戰功的榮耀，其上的圖紋豐富精彩，象徵代代守護的祖靈，排灣族的涵養，將世代相傳的神話故事，表現在生活上，處處予人驚喜。我答應阿祖，以後每年都會回來，陪著她再把這些

石板屋走過一遍。

命運卻總是造化弄人，等到我下一次回到部落時，就是來參加阿祖的葬禮，葬禮上一樣充滿了我不喜歡的繁文縟節，但這次我沒有逃避，因為知道這是阿祖用一生在敬虔的信仰。到典禮的最後，我把手中的花朵安放在阿祖身上，看著她安詳的容貌，我知道，她離開得很平安，該付出該努力的她都盡善盡美了，「希望那裏有回憶裡的石板屋陪著您。」我默默祈禱。

又是一次五年祭，和表弟妹說著族裡的故事時，我看向遠方的老七佳部落，昏暗不通風的石板屋，居住的舒適度並不佳，但仍有原住民願意留在那裡，留在這個有遺世獨立的神祕幽靜——存在傳說中的美麗部落，是出於一種族群的歸屬，所謂「家」的感覺。我相信下次尋訪時，依然能在遠方，看見燻煙裊裊飄向天際，並帶著那生生不息的氣息。



卷三  
尋繹青春

## 陳庚金 中師46級普三乙



庚金來自農家，刻苦向學力爭上游，依循教育體系逐步精進學業，奠定立身處世之根基；因而於教於公，均能游刃有餘，並立有佳績。嗣逢政府落實民主政治，鼓勵青年才俊參與地方選舉，乃投身百里侯之戰，初啼即摘冠（台中縣第九、十屆縣長），鄉里爭相稱頌；其後轉任考試院考選部，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首位特任局長、有給職國策顧問；而後轉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考核紀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終以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及總統府資政告老還鄉，寄情吟詠耕餘園。

我非消極的宿命論者，但一路走來承轉啟合似乎常常得到老天的厚愛，水到渠成，某種程度上也相信命相學上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的道理。藉由「擲筊」選擇並未影響後來的努力與發展，反而受惠於「師範教育」者更多。

## 憶當年「擲筊」上中師

我的成長適逢台灣光復，國民政府在台灣廣設學校「普及教育」、落實「機會均等」，只要努力上進都可出人頭地；對師範生又有「公費」制度，讓窮人得以翻身，白手起家。庚金由小學教師、中學教員，而後成為大學教授，作育各階段的英才。教學之外，亦參加國家考試，擠身仕途，加入公務行列。人在公門好修行，之後隻身參加「選舉」成為政治人、政務官，貢獻心智。對於一個沒有背景的窮學生而言，能有這樣的際遇，感謝中華民國創建的教育制度。

我家世代務農，兄弟姊妹9人，食指浩繁，父母胼手胝足也僅能讓一家子人糊口。

民國40年間，在我就讀小學、初中階段，每天早晚要幫家裡養雞鴨，採豬菜（蕃薯葉）餵豬仔外，星期假日還要和兄弟姊妹們一起跟隨父母走一個多小時的路途到新社下水底種田、耕作。天黑收工之後，又得走一個多鐘頭的路方能到家。吃過晚飯洗好澡，到晚上9點半左右才能開始寫作業、溫習功課。

民國43年夏，東勢初中畢業，報考中部三所名校：台中一中、台中師範、台中高工。考試前母親特別帶我到東勢文昌廟祭拜，祈求考試順利，果如所願，全部金榜題名。許多同學面臨失學，而我卻陷入選校抉擇的難題。我希望能就讀台中一中，繼續升大學深造。但父母以家中經濟為苦，又有左鄰右舍獻議，說是台中一中畢業若考不上大學，就只能天天逛馬路數電線桿，或到大甲溪河床挖砂石，千萬不能去讀高中。大家都說最好讀師範或高工，一畢業就有工作做。我對讀高工沒興趣，家人便說那讀師範最好，一切公費、不用花錢，畢業後政府還能分發當老師，不用拜託人家求工作。當年的小學老師在地方上備受尊重，所以父母一再鼓勵我就讀「台中師範」。母親看我猶豫不決，別出心裁要我在過世的外祖父阿火公香火袋（客家人歸天後香火要擺三年）前「擲筊」。母親拿起竹根做的「筊」，在阿火公香火袋前唸唸有詞，三拜一擲，得到「聖筊」，說是外祖父認為讀師範比較好。母親又把「筊」交給我，也要我自己「擲」。母親口中唸唸有詞：「現在你的孫子庚金站在你的香火前，他是不是讀師範比較好？請你指點。」我恭恭敬敬地拿起「筊」，高高一擲，又是「聖筊」。

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我雖有百般不願，也只能順著父母之意就讀台中師範。即便如

此，我仍然相信只要努力，將來還是有機會上大學。所以就讀中師期間，我不以當小學老師為滿足，立下志願一定要上大學，並且有計畫地朝此目標前進。師範學校較不重視英文，我便自我鞭策，利用課後猛背英文單字。同窗好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董事長楊榮川、及商鼎文化出版社社長王秋鴻就回憶說：「當年在校時最深刻的印象是，時常看到陳庚金突然從口袋中掏出小字典猛背英文單字。」

就讀台中師範三年公費期間，住校吃大鍋飯、早晚自習、早晚升降旗，還有睡覺前的晚點名等團體生活，在軍訓教官的管理下，把我們磨鍊地有模有樣、跟革命軍人差不多，讓我們「中師人」在社會上都能夠出人頭地。

課餘，我喜歡跑圖書館翻閱中外名著，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薛仁貴征東、隋唐演義、林肯傳、羅斯福傳、邱吉爾傳等，深深體會到人的一生雖云命定，然命由心生，福要自己求。

我非消極的宿命論者，但一路走來承轉啟合似乎常常得到老天的厚愛，水到渠成，某種程度上也相信命相學上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的道理。長上父母、子女血親關係、命、運、地理風水天注定，無法自己選擇；但朋友、配偶、讀書、

志向，則可以自己選擇、規劃、努力、爭取。當年順父母之意，藉由「擲筊」選擇並未影響後來的努力與發展，反而受惠於「師範教育」者更多：白天當小學教師，晚上當大學生，完成大學及研究所學業。

而後，一路走來，獲中國國民黨提名競選台中縣長，經由民主洗禮，得到多數縣民支持當選縣長。一反過去歷屆台中縣長都是台中一中畢業的，台中師範畢業的我獲得更多的國小校長、老師與家長們的支持與鼓勵，才奠定過關勝選的基礎，也才有爾後在政壇上的發展與奉獻。我不敢奢言如何發揚母校校譽，謹以此文感念母校培育之恩。





黃冠霖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15 級

十八跨十九歲這年，我遇見了最天真的自己，一個急著長大的靈魂。得來不易再讀一次大學的機會我會好好珍惜，讓這些經歷化為我成長的養分。

## 遇見——卻也告別十八歲的自己

去年八月九日，左拎手提包、右拿報到資料、後背背包的十八歲男孩，踏進了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成年之後第一個重大決定：從軍，把青春正要起飛的歲月交給國家，我想換取到什麼呢？是國家的和平嗎？不，那太偉大了，我追求的是一份固定的收入吧！當時保守、追求安穩的我想。

入校後坐在顛簸的軍車上傳著訊息和親友報平安，一晃眼就到了隊部，「學生一大隊第四中隊」閃閃發光的門牌掛在四扇玻璃門兩側，這是剛畢業一百一十年班學長姐空出的營舍，我未來兩年編屬的中隊。和接訓我們的區隊長確認完寢室後，由一二二年班的二技學生擔任班長，接手我們的日常作息。

「鋼杯握柄靠左，牙刷朝右，牙膏成反方向ㄐ字型，內務櫃內向左靠齊。」，學長的第一個要求打破我和同學面面相覷的寧靜。「門後有內務範本，大家可以一起看。」我說，「床單可以幫我拉一下嗎？」樓上床位的柏賢請我幫忙，來自高中、高職素昧平

生的十八歲男孩們，第一次見面就有著朋友程度互助的默契，我們都知道：現在起我們不再是自己，要過著群體生活。

「入伍生寢室門口集合，右側一路下樓實施理髮。」在緊張和要失去頭髮的失落情緒來不及湧上前，髮婆電動剃刀的吱吱聲甫傳入耳裡，頭髮即像秋葉般滑落理髮披肩，告別入學前不受髮禁的頭髮，正式成為入伍生。接下來十九天的入伍訓，我們穿著迷彩服、繫上S腰帶、戴鋼盔、拿著六四五二步槍，和各個軍種一樣，實施新兵入伍訓練。

這十九天裡，手機的使用受到管制，一早五點三十分起床後是盥洗整理床鋪時間，隨後是一整天與外界資訊隔絕的生活，直到晚上點完名、洗好澡後才是約半小時的手機時間，對這個資訊化世代出生的我們而言，現在能用手機半小時就是知足，更不用說和家人或另一半通話了，可稱是幸福！與外界減少互動讓人沒有安全感，擔心自己與世隔絕、和流行脫節等等，透過寫日記讓度日如年的生活有留下不同的印象。

從第一天入校到開學，中隊長在早晚點名常信心喊話：「別在最能吃苦的年紀選擇安逸」、「日子過著過著，就過了」當時我總認為撐過這十九天與外界隔絕的日子，就等於出社會、有薪水、獨立自主。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天真，沒想到最後我也成了自請退

學的一員。入伍訓結束後馬上開學，漸漸有多一些自己的時間，從打掃寢室、洗衣服、出公差忙裡偷閒，也開始有新的思考方向：這樣子被排定大部分行程的軍校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記得當時課表有微積分、計算機概論、會計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商科課程，和現在讀的科系，甚至是教育體系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有明顯的不同，我知道當時還沒找到自己的目標，來軍校除了是對於民間大學錄取的科系不太滿意，也想看看不同領域的生活。

二年級有位和我同高中畢業的學姊，也就讀後勤管理二專班，入校前我們有先聊過天，她和我分享過班上同學對讀軍校的想法：總會有人很認真維持成績，而大多數人只是求畢業、有學歷、分發到好單位。我們班上也有志願役士兵回流教育的同學，她分享部隊中的實例：士官兵階級主要著重做事能力取向，二專班畢業的下士也會和志願役士兵一起做事，好處是軍校畢業是常備役，簡言之軍校畢業可以捧鐵飯碗，志願役士兵要續簽才能留營。

當時我萌生退學想法的原因除了對科系沒有熱忱，加上對生活的掌握性降低感到失

望，以及最現實的金錢問題，志願役士兵起薪遠遠高於軍校一般身分的我們。不禁懷疑，我追求的是金錢，還是充實的大學生活呢？

直到後來跑退學訪談的過程，遇到少校官階的大隊輔導長，輔導長和我分享她是大學畢業後考取專業軍官班才一路升到少校，除了點破血統純正才升遷快速的迷思，也體認到心態更成熟後再投入軍旅，心理上的想法和同期應屆生有些不同。

最後我退學了，帶著七萬五千餘元的退學賠款，先完成了學測重考，之後投入勞工界四個月還清債務。一是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償還和家人暫借的賠款金額，二是給自己一次機會，不再只為了追求安穩的薪資，而忘了跌跌撞撞的人生也可以有成長的養分。

十八跨十九歲這年，我遇見了最天真的自己，一個急著長大的靈魂。這幾個月生活下來，我有一群很團結的同學，和他們一起為了服裝儀容檢查而在上課擦皮鞋、深夜站哨分享隔天小考筆記、體育課一起撐完三千公尺。離開空軍以後，不會再有一批同學和他們一樣有著患難與共的經歷了，而我也告別這一年的過往，告別那個天真的自己。現在的我正往師培的路上努力，也有新的目標可以追尋：當國小老師、考有興趣的證照。

現在的大一班導師說過：「十八歲這個年紀，可以多修各領域的課程，不用急著決定自

己發展的路僅限於何處。」得來不易再讀一次大學的機會我會好好珍惜，讓這些經歷化為我成長的養分。



蕭宇絢

語文教育學系 116 級

我們始終站在光影交錯的兩端，隔著遠遠超越一公尺的遺憾。這樣的距離讓人安心，卻也讓人無從靠近，原來，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有跨越這道如夢似幻的罅隙。

## 一公尺的距離

陽光從林葉間輕輕篩落，光影交錯不齊，在校園小徑上映成點點光叢。我蹲坐在落葉堆積的步道上，看著書享受溫煦暖陽。乍然，一陣沙沙作響，一雙白球鞋映入眼簾，我抬頭一望，一個男孩踏上落葉步道與我四目相交。在那之後，他闖入我的世界。

那男孩手中拿著一本書，在距離我大約一公尺處坐下，距離不會近得令人窒息，但又讓我不得不在意，害我手足無措。我將羞紅的臉埋進書頁，餘光偷看他的側顏，銀色細框眼鏡下的眼眸像清澈的深潭，細長的睫毛在陽光下格外閃亮，隨光線變化而搖動的影子印在臉頰上，讓我看得入迷。他突然放下手中的書——芥川龍之介的地獄變，托著腮冷冷的問：「想看嗎？」他的眼神使我錯愕得不知如何反應。「借你吧。」還未等我開口，他就擅自抽走我手中的書——太宰治的女生徒，便轉身離去，徒留那本厚重的書和仍呆滯的我。突然，他又回過頭從口袋中掏出手機，用溫柔但不容拒絕的語氣要我留下聯

絡方式，我猶豫了幾秒鐘後，在打字鍵盤上點按留下了我的名字。

回到家後，我左思右想仍覺得今天突如其来的一切好似夢境。對於非常內向怕生的我而言，被迫互動簡直莫名其妙，一想到這，心臟便異常的鼓動，臉頰像是燒傷般灼熱難耐，接過手機時不小心觸碰到的指尖，好像還殘留著微弱的餘溫。此時，手機震動讓我頓然清醒，是那男孩傳來的訊息：「明天也到那邊吧？」這句短短的話卻把我推入進退兩難的窘境，能將被恣意拿走的書交換回來何嘗不好，但我害怕與人相處；儘管如此，為了愛書我還是勉為其難的答應。意料之外的是，這種約會並非僅此一次，而成了了一種習慣，放學後，我們便默契地到同一地點，維持著一公尺的距離各自閱讀，而在每個星期一，我們都會交換一本書。日復一日，我們幾乎天天以這種神奇的模式見面，不知是否因為他話少卻直接的個性，和他相處的過程並不讓我感到焦慮不安，他似乎也察覺到我異於常人的害羞，不會直勾勾盯著我，也不會逼我開口說話，而是用手機訊息進行對話。對我而言，他是一種特別的存在，他就像暗室中的一盞燈，驅使我向他走近。我也被他貼心的舉動深深吸引，某個氣溫驟降的星期一，交換書時，他遞了一條紅棕色

的圍巾；當我倚著牆打瞌睡，他躡手躡腳地靠近，撥去我髮絲上的葉片；又有一次，他忘了帶來要交換的書，但卻依然靜靜地坐在那熟悉的位子，沒有離開。他就像誘人的酒，讓我總是不經意醉倒在他無盡的溫柔中。

在一個溫熱的傍晚，落葉步道上依舊只有我們，黃昏嬌豔如火，在他的臉龐形成一片紅暈。正當我又偷偷注視著他，他拿起手機，幾秒後，我的手機傳來了訊息：「我們在一起吧？」看著訊息欄跳出的六個字，他再次讓我左右為難，我顫抖的手握著手機發愣，一回神，淚水早已浸濕衣襟。這樣的情境，心中雖有無法言喻的糾結與掙扎，但我依舊選擇了逃避，因為我深諳，我們無法像一般情侶一樣，手拉手走在熱鬧的大街、一起去看新上映的電影、到餐廳享用情人節大餐……這些舉動在一般人眼中看來再平凡不過，然而對於害怕人群的我來說，一切都是無法觸及的奢求，甚至害怕自己最終只會成為他的累贅，我對他炙熱的喜愛，瘋狂的依戀，始終卡在咽喉，無法將情意全盤傾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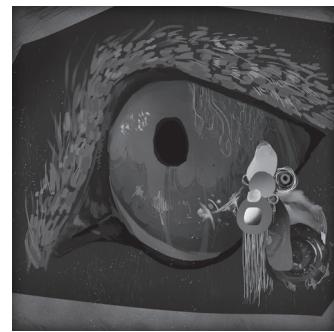
我拎起書包全力地向著斜陽奔逃而去，一公尺、十公尺、一百尺……我們就這樣漸行漸遠。直到雙腿痠澀的已無法再向前跨步，我癱軟在馬路旁，泛著淚光模糊的視線回頭一

看，他並沒有追過來，渙散迷濛的畫面裡，夕陽像一場無聲的大火，燃燒著我們曾經短暫交錯的時光。在那之後，他再也沒有出現在落葉步道，我的世界就像被闖了空門，只留下一段深切而難以忘懷的愛戀，和一道很淺，卻刺痛的傷口。

我們始終站在光影交錯的兩端，隔著遠遠超越一公尺的遺憾。這樣的距離讓人安心，卻也讓人無從靠近，原來，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有跨越這道如夢似幻的罅隙。

每一個愛情故事的開始總是如春天的暖陽般絢爛無比，而結尾卻又像秋天的落葉墜落塵土。就如同那則訊息欄中的最後一行字句，被已讀後，便沉靜的睡去了。





劉信妍

語文教育學系 116 級

他偷走了置於記憶中的鮮活生命，淡化承載不多回憶的甕，他的黑影不再前行。我雙手放在兩耳，試圖聆聽腦內那已模糊的重慶話。

我討厭今日，一個無法彌補的魔方。

## 缺件魔方

你是個自私的小偷，你偷走的東西無法與我共享；我是個孤寂的偵探，失去了可傾聽我故事的對象；你是個失敗的小偷，偷走的東西總被我發現；我是個無能的偵探，無法將你逮捕歸案。一逃，一追，就像夏天的蟬見不到冬天的雪，就像相交剎那的平行線，誰也見不到誰。

蒼白骸骨星座的黎明，跨過東泥的漫射，那刺眼又毒辣的金光從那厚重的窗簾縫隙中如剪刀一般在黑暗房間中劃出一條金色的口子，硬生生將房間分裂成兩半，蟬聲喧鬧著，今天又是那個日子。

重慶的夏天總是沒有蟬鳴，只有毒辣的陽光照射在皮膚上，刺痛的很，悶熱的教室內有著數張陌生的面孔，台上的老師說著差不多的開學勉勵詞，嘰嘰喳喳代替了原有的蟬聲，坐在窗邊的我思緒早已在惦念著午餐清閒的時光，窗外的樹綠蔭像油畫般，讓在其中零星低矮平房顯得格外顯眼，屋頂上老太太曬著紅色衣物的身影像細碎的花瓣般飄

著，引人注目。

簡短的午餐鐘聲響起，人群如洪水般地衝出，吵雜的重慶話充斥著整個走廊，片刻後又回歸了寧靜，清晰地午餐廣播響起，我享受獨自的午餐時光，不是孤僻而是無法吃辣，餐盒內是熟悉的台式餐點，午餐只有我和廣播獨享。不知何時，他成為了我的午餐的朋友，分別坐在教室兩個角落的我們少有交集，我吃著午餐，他研究著魔術方塊一同聽著枯燥的午餐廣播。「你楞個又吃水餃？」夾雜著重慶話的疑問嚇到正享用午餐的我，我驚訝的轉過頭看向他反駁「今天是豬肉高麗菜，昨天是香菇豬肉，不一樣。」他大概沒有想到我會這樣說，也就笑笑地跟我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話著，他說著重慶話向我詢問在台灣的日常，我用著台灣口音的普聽話問著重慶話的遣詞用字，又或是他炫耀手上女友編織的手環、教我可樂雞翅怎麼做等細碎瑣事。

他在之後的午餐時間，會拿著魔術方塊要我打亂，他會將其轉回，速度越來越快，我也就相對增加難度，轉個角、換個中心點之類的，他會耐心地將我的小把戲糾正回原狀「妳不覺得人生就像被轉了角、缺了件的魔方嗎？即便轉回來了仍就是錯。」他旋轉著魔術方塊漫不經心地說「那就把缺件補齊、糾正轉角就好了，就像你每次做的那

樣。」我用叉子叉著水餃回答他，他將拼湊回原狀的魔術方塊方交給了我「那就再次地打亂吧。」他笑著說。

然後，他就消失了，留在教室的只有那條掉在地上的紅色鮮豔卻又沾滿著灰的手環。後來，因為無聲夜實在是太吵雜了，所以我醒著。打開手機，不知為何打開了QQ動態「剛剛喝了一整瓶紅酒」他發的，就像是警鈴大作般，我迅速地詢問他的狀況。他用著輕鬆的語氣跟我說著明明很悲傷的事。他休學了，得了憂鬱症，就像是事不干己般的訴說著自己積累已久的悲傷故事，那個夜晚我沒有睡，看著他說著無人知曉的故事：他沒有什麼好朋友，因為不斷的轉學；他會做很多道菜，因為父親是個廚師；他憎恨他的父親，因為喝酒總是暴力相向；他敬愛著他的父親，因為父親交會了他許多事；他不希望母親跟妹妹受到傷害；以為自己找到了希望，卻遭受了她的背叛。他總是忍耐，早已病了，雙手滿是血和玻璃碎渣，嘗試著用酒精麻痺著一天天自己對悲傷的知覺，他已經不知道為了甚麼繼續過著日子。就這麼聊著直到金光從那厚重的窗簾縫隙中如剪刀一般在黑暗房間中劃出一條金色的口子，硬生生將房間分裂成兩半，朝陽十分的刺眼。

「我今年要回台灣了，離開前我們一起吃個飯吧。」我向他發出了邀約，快半年未

見，站在對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校門口等著我赴約，久違一起吃著飯，聊著現在和未能觸及到的未來，「我來請吧，畢竟再見面都不知何時了。」他笑著「那下次就由我來請吧。」我笑著回答。在分別之前，我看著他的雙眼顫抖著發聲詢問「會再見面的吧？」

「如果我轉的回魔方的話。」他仍舊笑著。

然後就是從三十二層樓如紅花飄下，鮮紅的離別灑滿大地，他是夏天的蟬，終究看不到寒冬的雪，他偷走了我們之間的承諾，自私的獨享，想悄悄的獨享卻又被我發現，而我再也無法向他訴說故事，也沒有將他拉回。沒有轉回的魔術方塊就這麼靜靜地躺著，像大多數的蟬回歸土壤被所有人給淡忘。

他偷走了置於記憶中的鮮活生命，淡化承載不多回憶的甕，他的黑影不再前行。我雙手放在兩耳，試圖聆聽腦內那已模糊的重慶話。

我討厭今日，一個無法彌補的魔方。





卷四 探問自我



林詠琦

英語學系 116 級

這些銘記的成長歲月不見得總是完美，也不必完美，因為經歷了成長的歷練，才能漸漸懂得大方與感謝。

## 小被子

床頭的日記旁，永遠放著一條邊角摺疊清晰的白粉相襯小方被，依舊能辨識隨著時間流逝而斑駁的「順安醫院」四字。上頭的圖案再平凡不過了，以褐色勾畫的卵黃色小熊維尼，一旁傾置著情有獨鍾的稠黏糖蜜，幾葉蒼青荷衣，野花零星，以淺色童年為底，襯得畫面澎潤，點綴一漣漪的紅暈。牠不斷在回甘糖蜜的甜膩，我也持續享受小被子十餘年的貼心陪伴。

那一年我兩歲，弟弟在醫院出生了，我沒能見證他呱呱墜地的瞬間，但包裹在他身上的那條小被子，成了此重大事件的目擊者，見證了一個新生命的誕生。忘了從何時開始，它轉手變成我睡覺時的必需品，喜歡將細絨毛那面貼覆著我的臉，感受毛孔透著一層故事，與外界的空氣交換著吸吐，享受將它捧抱在胸前，將攬著的午後溫熱，填滿那連動起伏的四個腔室。手指捏著因收線而特別厚實的邊角，感受著內收的四邊，那種感

覺很幸福、很踏實。

它是位尚未出名的稱職臨演，我和弟弟常在遊戲中將它拉扯，因為這齣演的是拔河。有時需大字形平躺，好讓裝載積木的面積最大化，有時也需蟠曲收縮成為三角，裹在患者肩上、捏在護士手中。但它最常跑的龍套，還是暗夜中的無聲陪伴者，散發著沉靜的氣味，靜靜的伴我入睡，那種在鼻腔中繚繞的幽香，我，至今未曾再別處嗅過。

它更像是極為親暱的家人，默默聆聽、參與我的故事。它能在我受傷時，替我止血；比賽得名時，肯定我的努力、和我分享喜悅；甚至在我崩潰大哭時，接住我墜下的淚。這種無聲的陪伴，無疑勝過一堆安慰話語。我們是連通管，有好多個口都能到達，縱使入口不同，但情感是有聯繫、流動的。有時我甚至認為，它更能代表我。被子上的污漬，都牽動著不同部分的記憶，各個都烙印、鑲嵌了我的成長，然而這些點滴，並不會隨著歲月而消逝，那些深刻的鮮明都將沉澱，當你回頭看，它永遠都在那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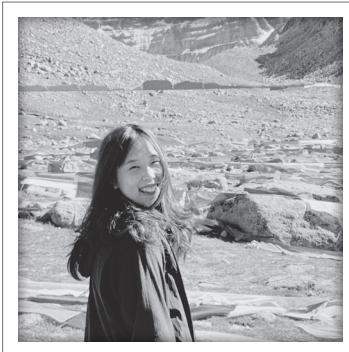
清晰的記得某天，弟弟突發奇想地向我詢問能否將小被子還給他，我内心十分掙扎，霸佔了這麼多年，時時刻刻都有它。你能在情緒的高峰中與他相會，相憶努力的歷程，卻也能在泥沼壑谷中，發現它蜷縮在角落的身影，終究還是捨不得就這樣放手讓它離去。於是在我百般哀求下，他提出了「共用」這個想法，一人一星期，交替成為它的主人。我十分確幸他沒有直接奪走，而是選擇了分享。

從那天起，我的日記裡偶爾會閃現另一個配角，但劇情其實沒有太大變化，只是故事從「我」變成了「我們」。我想，多了一個人，不會讓空間更擁擠，而是在現有的空間裡，增添了更多的高潮迭起，在這個方形內，開始了一些新的單元。那陣子我們姊弟倆常在日常瑣碎裡互滲，並行著成長，在傷口上、在遊戲中、在午後的陽光下，這些銘記的成長歲月不見得總是完美，也不必完美，因為經歷了成長的歷練，才能漸漸懂得大方與感謝。

今年過年前夕，我驚覺它差點成為老媽掃把下的贅物，將它從垃圾桶裡拉出來

時，我其實比它更委屈，多麼慶幸能即時將它救回，輕抖灰塵，我把握年前的暖陽將它平鋪曬在太陽下，好讓每一寸布料都能夠吸飽能量，蒸發掉那些無謂的小情緒，僅留下重要的結晶。看著一絲絲脫落的線頭，我不知道它還有多久的時間。一生或許可以有很十八年，但它終究只有一個。這星期是雙數周，珍惜晚上有它陪伴的日子，過了這麼久，我與這條小被子的故事還在繼續，也許往後日記裡會陸續出現許多過客，但它依然會是我心中最溫暖的一方陽光。





吳佳宸

美術學系 116 級

當時限與痛苦變得渺小，可能只是在更長更大的維度下，尋找自己新的定位。雖然我還是不知道自己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大人，但西藏留給我的，是重新認識自己，還有比我眼中知道的、更大的世界。

## 抉擇是一種祝福

天還朦朧，我們從經幡廣場緩慢出發，一步步踏進神的領域。山谷在兩側豎立，谷間的草叢擺動。風是盲的，吹亂長跪者的衣襪，還有我剛整理好的頭髮。我任由風在耳邊說著悄悄話、草叢在腳邊撫摸、碎石建立起的道路、髮絲般細小的河流，稀稀沙沙的，最終所有萬物都隨著心的指引，站在雅魯藏布江經濟的盡頭。

18歲是一個充滿迷茫的階段，同時我必須做出抉擇。午後悶熱的氛圍讓我喘不過氣，即將來臨的陣雨也增添了壓力。我頹靡地躺在椅子上，聆聽風扇的轉動聲，時間彷彿消逝。回想起前幾天選填志願的時候，我放棄了原先心嚮往的大學，選擇了家裡認為未來穩定的公費名額。在還未弄清未來要做什麼的時刻，我無法做出決定，也無法確定哪條路才是讓自己不會後悔的道路。在一番掙扎後，我為自己的懦弱膽小感到內疚和難過，也為這麼早就決定了成為教師公費生而感到迷茫。我仰躺著望著天井，感覺自己被

困在一個牢籠中。我渴望著自己能在曠野中自由遨遊，或者在世界盡頭不受任何拘束。

那年夏天，我借著衝動，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旅程，身處人生的迷茫時刻，抱著一線希望，或許透過這趟旅程能找到自己所想追求的事物，並獲得堅持下去的勇氣。

岡仁波齊被許多宗教視為世界中心，是神靈之山與瀑婆的天堂。轉山一圈，可以洗清一生的罪孽。雖然我沒有這樣的信仰，但我對這片土地充滿敬意，踏上了轉山的旅程。在岡仁波齊花了三天的時間轉完，每一步都伴隨著內心的回音。我像愛所有善意的人一樣愛著這片聖地。對轉山的想望歷時良久，當我終於親身踏足岡仁波齊時，我沒有參拜神明，也未攜帶繁複的裝備，僅攜帶著登山包與登山杖，然而在這片聖地，我卻找到了心靈的寄託。

全長 57 公里，翻越海拔 5723 公尺的卓瑪拉埡口，沿著陡峭的山壁前行，從懸崖滑坡路下來後，我們走在石子平路上，彷彿在翱翔。途中看見了晚霞，瞥見了星空，遇見

了成群的鼈牛，甚至還有那可愛的土撥鼠。這一切都成了我心中永難磨滅的回憶，彷彿在生命中留下了一道閃耀的痕跡。

一路上我總是在細數著我所犯的原罪。我是如此膽小懦弱，是連簡單的方向都拿捏不定的罪人，我犯的是如此令人內疚的滔天大罪。抽離人格，逃避現實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卻又因為無法改變而無能為力。依稀記得很小的時候，曾在麥當勞前的停車場輕招食指，在些許霓虹的光線下，分神後有種靈魂出竅的瞬間，看著指紅的手指用著第三視角思考自己到底是誰，像是外星人短時間的侵入我的身體，靈魂和身體分離數分鐘後才拉回現實。然而從回憶抽離回現實的瞬間，迎接我的是壘口後，一片七十度的陡坡，每走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土地鬆軟的像是一塊海綿蛋糕，看向萬丈千谷，我全身到腳趾全都在用力，抓住地面慢步前行。

每當路途中撐不住的時候總有藏人經過，和我說句：「扎西德勒！」我也投以微笑。那是在幾乎沒有氧氣的領域，令人持續前進的祝福，這是我們唯一互相知道的咒

語，祝對方都能平安健康，願所有事事如意。這份祝福彷彿成了我們共同的信念，伴隨著我們不斷前行。雖然一路抱怨著種種，想著逃離現實跑來西藏的衝動行為。傍晚的陽光慢慢治癒了我的心靈，草原用著溫柔的方式包容著我這顆尖銳的心。在十八歲的少女時期，我極度迷戀著胡思亂想，試圖用文字拼湊出記憶的畫面。此刻我深知，我所見過的只是山河星月的冰山一角，整個世界一定比我想像中還要遼闊。大學什麼的，早就拋之腦後，在有限的氧氣下，我忙著去尋找陽光的痕跡，用力微笑時風灌進嘴裡，連牙齦都是冰涼的，充滿了幸福，充滿了善意。

離開西藏後，我又前往阿壩。最後一段旅程是沿著樹正瀑布走向蘆葦海閒晃。站在森林中心，我踏著步伐尋找著躲避太陽追捕的遮蔽物，枝葉搖擺的影子成為我最佳的合作對象，它們躲避著涼風，我躲避著陽光，一踏一踩行走在木頭行道上。我將剛摸過食物殘渣的手，輕拍在老杉樹的身上。「應該沒關係吧。」抱著一絲小小罪孽感，接著放上另一隻手輕拍杉樹，我相信樹會原諒我的魯莽，甚至稱不上魯莽，我所犯的罪只不過是帶著食物殘渣向它問好。

一個月的旅行讓我抽離了原先的生活，重新適應在自然裡。樹的枝幹以我為中心，或者我站在樹的中心，成為軸心不斷生長。一切都逐漸抽象，逐漸變得偉大，時間被放置於新的尺度下，被自然的懷抱所包覆，我也從中感受到自身的渺小。當時限與痛苦變得渺小，可能只是在更長更大的維度下，尋找自己新的定位。雖然我還是不知道自己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大人，但西藏留給我的，是重新認識自己，還有比我眼中知道的、更大的世界。

因為總是有盡頭，總會說再見。當飛機飛降在拉薩時，離別的倒計時便開始了。乾裂的嘴唇固定了我的嘴形，我無法向他人投以微笑。這是神山送給我的祝福嗎？嘴唇的傷口跟腦海中鮮明記憶悄悄提醒我來過這片神秘土地。



劉巧文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6 級

萬物皆有其好壞，雙面刃的哪一頭會對向自己，都取決於我們對待它的方式。

## 陽光過敏

我喜歡一切象徵溫暖的事物，熱可可、太陽、家人、擁抱、稱讚……。這些事物於我而言，如同天冷時蜷縮在剛被太陽烘曬完的被窩中，是每個鼻息中都充斥著暖意的幸福。我曾經無比嚮往這一切，因此我總在汲汲營營地追求著我所渴望得到的幸福。

出生在有三個孩子的家庭中，我排行第二，和多數「中間子女」一樣，我自幼乖張但渴望被注意。自懂事以來，「乖小孩」的標籤便是張巨網，鋪天蓋地的籠罩著我的童年。「要聽姊姊的話，多包容妹妹的不足」，是我成長過程中反覆收到的指令，在委屈之中我逐漸探出了看似正確的做法——逆來順受與言聽計從，這是我高效得到讚賞的方式，我也因此被無數讚賞捧高。我以為讓所有人滿意會是我所追求的幸福，但伴隨著自我意識的增長，我發現我並不快樂，我的委屈仍舊在積累。掙脫的念頭逐漸萌生，但卻又貪戀著因為披著「乖小孩」的外衫而得到稱讚的虛榮感。我在兩者中躊躇不定，反覆

拉扯著內心，終於，我迷失了自己。

猶記得那天天氣晴朗，陽光均勻的撒落身上，我徜徉於其中，感受著陽光傳遞的溫暖，但毫無預兆地，疹子不受控的循著溫暖感受爬滿了我的全身，這場過敏在我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中引起變動。起初我不以為然，認為只是一時的環境髒污所致，但這股難受卻不斷隨時間蔓延，遲遲不見好轉。直到我坐在診間，聽著醫生向我說明這個專有名詞——「日光性蕁麻疹」。

我被確診了對陽光過敏，可能是壓力及免疫力低所致，這對我而言十分衝擊，因為我所嚮往的陽光帶給我的不再是溫暖，而是痛苦。醫生當時向我說明了兩種治療方式，吃藥是一種，但只是暫時壓抑住過敏反應，它會持續積累，直至下次爆發。另一種較有效的治療方式是定期照射紫外線光，給予皮膚刺激，使之逐漸適應。暫時壓抑與有效根治，我在當下選擇了前者。

我想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惡習，我總是會在抉擇中不負責任的逃避或選擇最簡單不費力的選項。不論是思考是否拋開困住自己的「乖小孩」標籤，抑或選擇治療方式，我總會目光短淺的奔向短暫的安逸，也因此我把自己推向了陽光照不進的黑暗中。

我開始了一段避著陽光生長的日子。因為害怕過敏而足不出戶，我埋怨家人不理解我的痛苦，讓我生活在需要承受著委屈討好他人的壓力中，因而導致過敏。那段日子裡，我不斷怨天尤人，與家人的紛爭不止，把自己型塑成了最悲慘的模樣。

但逃避並非長久之計，日子還是要繼續，我終究得走回陽光之中。我決定不再以藥物壓抑過敏，改以多曬太陽的方式逐漸讓自己重新適應陽光。重新坦然地站在陽光之下，的過程確實有些漫長且痛苦，如同被陽光啃噬的感受讓我無數次燃起繼續逃避的念頭。直到如今，過了五個年頭，過敏已經減輕許多，卻仍未完全消退，但我已經積累足夠的經驗與勇氣應對。

我想那個使我蝸居於黑暗中的原因從來都不是他人或者太陽，而是我自己。因為太害怕受到批評與傷害，我甚至不願意讓一點陽光透進黑暗中，我將自己蒙蔽於其中，與外界隔離。但真正跨出黑暗後，我才發現過往我所嚮往的溫暖其實一直存在，讓自己過的美好與否的控制權始終都操之在己。面對在家中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及期待，其實我可以勇敢說出來表達自我，「順從」這個選項也是我所決定的，我因此得到了讚賞與虛榮，勢必也須承擔其後果。就如同我選擇靠藥物壓抑過敏，得到短暫的平靜，便需要承受壓抑後更嚴重的情況。

因為這場過敏，我明白了世間不止有溫暖，也有寒冷的存在，但正因寒冷，我們更能明白溫暖的珍貴。萬物皆有其好壞，雙面刃的哪一頭會對向自己，都取決於我們對待它的方式。





蘇貞瑜 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16 級

尚未了解人情世故之前，我的世界總是充滿著鮮活的色彩和獨特的體塊。

## 生命故事——火、風和土

視覺、聽覺是人體重要的五感之二，文字、圖像和聲音組成了人類生命經歷中的所見所聞，而我尤其中意「圖」的表達，圖案可以形容文字艱澀的表達，也可以傳遞音樂中看不見的色彩意象，康丁斯基說：「繪畫有兩種：一種為物質的，另一為精神的。」從我有記憶開始，一支筆、一張紙，席地而坐，一落筆，寫生、異想生物、簡單的幾何圖形，甚至只是拉幾筆莫名其妙的線條，都是一種獨屬於「我」的表達，無論是眼前的真實所見，或潛藏意識裡的情感共鳴……。

畫圖是我的興趣，同時，在我心靈深處，她亦是重要的精神支柱。那是我最能沉澱自己的時刻，無數線條和色彩塊面將當下的感情寄託在紙上：憤懣的時候，筆下描繪紫紅的三角射線；憂傷的時候，落筆即是灰藍的混雜線圈；開心的時候就不太一定了，有時是明媚的朝陽，有時是閃爍的星光，可能是路邊的野花，亦或山間的雲霞。在尚未了

解人情世故之前，我的世界總是充滿著鮮活的色彩和獨特的體塊。

上了小學，可能是老師看我坐的姿勢特別端正，她任命我擔任了班長。小小的我有著大大的責任心，就好像皇帝身邊被重用的勇士，不辭一切只為達成使命，而我的第一道「聖旨」便是將台下嘰嘰喳喳的小朋友的座號登記在黑板上。站在講台上掃視著台下和我一般大的小豆丁們，心裡的使命感頓時瘋狂增長，隨著孩子們斷斷續續的談話聲，白色和桃紅色的粉筆屑屑落下，板溝裡的粉筆灰也積成了顏色不均勻的粉色小沙丘，號碼和正字逐漸累積，老師一回班上看見我告的「御狀」後，便開始對小豆丁們進行一番言詞慷慨激昂的課前教育，後來我就被同齡孩子們記恨了，在他們眼裡，我成了只會告狀的抓耙子。

小小孩的氣總是來的快，去的也快，然而，還是有少數孩子仍然看我不爽，別以為孩子們看似無知懵懂，就是那單純的惡意才最令人膽寒。因為我小的時候有點兒胖，那些看我不順眼的漂亮瘦女孩們總喜歡追著我叫胖子，指著我大聲地嘲笑，這還不打緊，

有次，其中一個小姑娘趁著空檔，在我即將坐下的時候繞到我身後將椅子猛地拽走，毫無防備的我一屁股跌坐在地，腰椎尾椎的疼痛一下子竄上腦袋，我一時半會兒沒辦法站起來，就好像有人手裡拿著好幾隻鋼針戳進你的皮肉和骨頭，那發麻的痛感刺激著淚腺，我掉下了幾滴生理性淚水，手不停揉搓著疼痛的部位以期緩解。接下來的三、四天，我連蹲下都有困難，腰下皮膚的斑斑青紫無一不在訴說我的委屈，不甘的抵抗反而成了他們變本加厲的養料，日復一日，日記本上畫的金色小勇士被我塗改成了瑟縮在石牆一角的小泥土塊。雖然隨著孩子們的年紀增長，他們不再戲弄我，不過偶爾幾句的閒言碎語成了我心頭無法抹滅的疙瘩。在國中時期，我拼命嘗試將它剷除，而相似的歷史總是會再次上演，漫天的惡意、謠言在空中劃出一道道銳利的曲線，它們化成無數黑色的刀劍，扎向早已我殘破不堪的心靈，傷口好不了，疙瘩顏色也漸漸加深，眼看就要發黑，吞噬我那所剩不多的光明。

高中開學，我學會戴上了微笑面具，對誰都禮貌疏離，對同儕的所有話語都油鹽不進，誰知道本溫潤似雨的關心，下一刻會不會頓時凍硬，變成砸向你的冰雹，所幸面具

為我隔開了一段得以喘息的空間，陰鬱的內心一隅終於透出些許灰白微光。然而，只有我自己知道，無法敞開心房，我的心靈就無法得到救贖，因為，我不敢付出也不敢接受，只能獨自一人舔舐自己的傷口。值得慶幸的是，我遇見了兩個重要的朋友，一個是像烈焰般剛強、積極的女強人；一個是如清風般隨和、大方的小公主，她們主動地踏入了我的小世界，雖然個性不同，卻很合得來，我們走過了三個春夏秋冬，為彼此遮風擋雨；分享彼此的夢想、志向；在彼此的懷抱中相互依偎。漸漸地，她們身上的色彩沁入我的內心，彼此的喜怒哀樂幻化成線條在心中跳躍、舞動，我的面具逐漸被削薄，光亮透進眼眸，蔓延到心頭，而後，我終於開始敢大步的走向人群。

高三畢業，各奔東西，但在對方心裡留下的痕跡，讓我們更加堅定地對待現在、釋然過去、暢想未來，我們一步一步地朝著自己所追求的目標，義無反顧的前行。如今，我所就讀的科系，能夠讓我肆意揮灑線條和色彩，時不時就要從腦袋擠出所謂的「創意」，我的生活充實而又忙碌。閒暇時，偶爾放個假抽空回老家，就會隨手翻看起小時候畫的塗鴉日記，日記中，那道熟悉的石牆上被塗上了五彩斑斕的顏色，和幾條奇怪的

曲線和方塊，而角落的小泥土塊身旁多了一簇炙熱的火焰和一抹沁爽的清風，她們的身上散發的淡金色光芒，溫柔地照耀著她……。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光陰 · 印象／楊裕貿, 江右瑜編著.

-- 初版. -- 臺中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2025.12  
面；公分

ISBN 978-626-97694-8-3 (平裝)

---

## 光陰 · 印象

楊裕貿、江右瑜——編著

---

主編 楊 裕 貿

編選委員 江 右 瑪

---

發行人 郭 伯 臣

出版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403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

TEL : 04-22183199

E-mail : llentcu@gmail.com

<https://ntcuchinese.weebly.com/>

排版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西元2025年12月

---

ISBN 978-626-97694-8-3

Published by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c.

Printed in Taiwa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